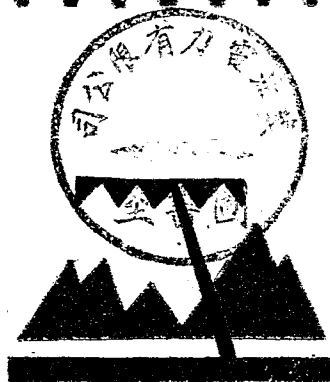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7444

品 小 窗 山

著 水 恨 張



7444

序

三十三年夏，新民報出成都晚刊版，副刊出師表，載連載予之小說矣，同文復囑予多撰短文以充篇幅。在予拉雜補白，雖記者生涯已習慣之，而苦佳題無出，即有佳題，亦恐言之而未能適當。無已，乃時就眼前小事物，隨感隨書，題之曰山窗小品。山窗，措大家事也，小品，則不復欲登大雅之堂。如此云云，庶幾言者無罪。積之三月，共得四十餘篇。後以冬日漸短，時復多患小恙，遂中止之。而友好自成都來，輒以此稿爲念。而三四出版家，且囑出單行本。然此種木頭竹屑小文，乃有一顧價值乎？予頗疑之。前兩月，於渝市遇上海雜誌公司主持人張靜廬兄，亦言此稿可讀，囑交與印行。予心動，乃歸理殘稿，並託友人在蓉抄錄散軼者，兩得四十三篇。會檢出其他文言小稿，不乏與山窗有關之作，亦得十三篇，遂附卷後，共計五十六篇，成此一集。一年來以文言散文出版者，先有水滄人物論贊，並此而兩矣。實



山窗小品序

二

非始料所及也。將付刊，記其實如上。

筆者張恨水在三十四年歲首記於山窗菜油燈下

目錄

序	一一	晚晴	二二
一 短案	一二	蒲草	二三
二 涸溪	一三	雞鳴聲中	二四
三 竹與鷄	一四	金銀花	二五
四 泥裏拔釘	一五	待漏齋	二六
五 野花插瓶	一六	貴鄰	二七
六 珊瑚子	一七	賤鄰	二八
七 斷橋	一八	天河影下	二九
八 霧之美	一九	劣琴	三〇
九 蟲聲	二〇	愚販	三一
一〇 秋螢	二一	購兩當軒集者	三二
			一
			忍也忍也
			苔前偶憶
			晝晦
			鬼扯
			種菜
			養雞
			余之馬褂
			手杖
			豬肝價
			小紫菊
			蕓菜花

三三	埋葬	四三	建文峯	五四	果盤
三四	苗文夷文	四四	禾雀與草人	五五	杜鵑花
三五	路旁賣茶人	四五	斑鳩之獵取	五六	除夕苦憶
三六	農家兩老弟兄	四六	憶車水人		
三七	兒時書	四七	耙草者		
三八	吳旅長	四八	療貧之銘		
三九	對照情境	四九	月下談秋		
四〇	長生殿桃花扇合刊	五〇	現餘詩稿		
	本	五一	小月頌		
四一	冬晴	五二	另一山窗		
四二	跳棋	五三	斷橋殘雪		

山窗小品

一 短 案

所居在一深谷中，兩山隔爲窗，窗下列短案，筆硯圖書，雜亂堆案上。堆左右各一，橫尺許。是平坦之地已有限。顧筆者好茶，案頭必有茗碗。筆者好畫，案頭又必有顏料杯。筆者雖已戒絕紙煙，報社主人憐其糧斷而文思將窮，不時又饋以煙，於是案頭亦必有煙盒與火柴。筆者患遠視，寫字必架鏡，故案頭常有鏡盒。且郵差來，輒隔窗投書，或有掛號信，必須蓋章，求其便利，兩圖章印盒亦置案頭。此案頭是何景況，乃可想象，而筆者終年伏案，亦復安之若素焉。回憶兒時好潔，非窗明几淨，焚香掃地，不耐讀書，實太做作。且曩時居燕都，於花木扶疏之院宇中住十餘年，書齋參酌今古案長六七尺，覆以漆布，白質而綠章。案上除花瓶壇爐外，唯檀架古硯一

御盜筆筒一，碧玉水盂一，他物各有安置之所，非取用不攔入案上。今日面對蜂窠，身居鳥巢。殆報應也。

未入鄉時，曾於破貨攤上，以法幣三角，購得燒料之淺紫小花瓶一。瓶未遭何不幸，隨余五年於茲。在鄉採得野花，常納水於瓶，供之筆硯叢中。花有時得嬌艷者，在綠葉油油中，若作淺笑。余擲筆小思，每爲之相對粲然。初未計花笑余案之雜亂，抑笑主人之猶能風雅也。此爲短案上之最有情意者，故特筆記之。

筆者按：樹閱此稿日，隔時又一易裘葛。瓶爲小女碎，已數月矣。爲之惘然。

二 澗 溪

窗前有小廊，面溪而立。顧非山洪陡發，溪中終年不見水，名爲溪，實非溪也。溪岸在茅檐下，有花草數十株。隔岸則爲人家菜園，立竹一叢。花竹夾峙下，澗溪中亂草叢生，深可二三尺。春日購鷄雛七八頭以娛稚女。雛

漸大，女不復愛之。家人又厭其隨處遺矢，驅之入溪，與二三大雞伍。雞得之，乃大樂，日鑽管草叢石隙，以覓小蟲。當其未至涸溪時，山鵬常盤旋空際，其欲逐逐，攪之，一如其覓小蟲然。家人未防，嘗失其二。彼既入溪，鵬來，聞大雞咕咕呼警報，即潛伏草根，使鵬無可下箸處，在雞，鋼骨水泥之防空洞不啻也。

涸溪之情景如此，故主人鄰溪而不常得溪之樂。唯夏日暴雨，山洪挾泥沙以俱下，溪中水忽盛至。竇左，溪中傾丈許，巨石嵯峨橫臥之。水狂奔而來，至此又突作勢下注。但見黃波翻湧，如千百條蛟蛇下飲溪底，爭前恐後，而其淙淙錚錚，又如海面遙聞砲戰。若值雷雨大作，水聲，雨聲，雷聲，混而爲一，則茅屋在山搖地動中矣。有時夜半在枕上，突聞戶外萬馬奔騰，疑暴風雨來，即驚起，啓戶視之。實則兩山黑影巍巍，平靜無事。仰觀天空，兩三星點，在黑雲中閃爍作光。察聲所在，在涸溪中，蓋前山大雨，山洪自上游來也。一年約得此景可一二回云。

三 竹與雞

涸溪對岸有竹一叢，正臨吾窗。竹上爲斜坡，下爲溪沿，豐草環繞前後，差免玩童砍伐。故去夏爲七竿，今春已得十二竿，上旬有筍新出六七枝，秋初可得二十餘竿矣。（校此稿時，已有四五十竿矣，此爲茅居差強人意者）

竹雖不多，枝葉極茂，長者達丈六七尺，短者亦丈一二尺，枝頭如孔雀之尾，依依下垂。雨露之後，枝葉垂頭愈深，余每慵書腕痠，昂首小憩，則風搖枝動，若對余盈盈下拜也。竹以枝葉盛多故，其下作濃陰。每當炎日當空，大地如火，家中羣鷄，悉集竹陰長草中，悄然伏臥。中有雄一頭，高脚白羽而紅冠，獨不睡，翹然立竹根，垂葉遙覆其頂。旣而鄰村有午啼聲傳來，雄引頸長鳴以應之，若不甘讓。鄰雞再三唱，雄亦再三應之，直至鄰鷄先止而後已。時有蟬聲吱吱然，嘈雜竹梢上。雄偏其首，以一目斜視樹上。若答曰：爾何物？鳴我上也。以竹之綠，映雞之白。配以豐草在下，微蟲在

上，儼然一幅妙畫。

時渝市熱浪，正傳達一百零八度，余隔窗外視，乃忘盛暑。

四 泥裏拔釘

谷之東側爲建文峯，巴縣名勝也。峯作兩層，主峯如埃及金字塔，樹木暢茂，綠茸茸聳立半空。其下得坦地，界上下爲兩層，下層巒脚直斜，爲窗外長谷之東壁。壁上舊嘗爲農家墾植，砌石作壩，層層作小梯田。年久不植，地廢，而壩基殘存。以是樹木稀少，豐草遍山。其上爲梯田所不及者，有小柏二三百株，散落峯上。枝爲山家所披伐，樹僅有丈許幹身，略帶薄葉，絕似山水畫家之所謂「泥裏拔釘」。此壁距窗不過十丈，故建文峯近在咫尺，乃爲壁藏而不得見，所見者，此泥裏拔釘而已。

吾居此深谷中，窗則東向。朝日遲臨，初無所感。唯三五之夕，月出如金盆，由峯頭泥裏拔釘後，緩緩移出，厥狀至美。月未來時，銀光滿空，小柏蒼翠，爲光映作黑色，暮景蒼茫，籠罩小樹若無數古裝美人，亭亭玉立

。及月既來，上層樹若投影畫，嵌此燦爛之銀碟。惜其時甚暫，不及兩分鐘耳。然而「泥裏拔釘」亦自有其可取者在也。

筆者按：此文作後兩三月，釘悉爲強有力者所伐。伐後，且按市上木柴價，強貸於村人，予家亦曾購之。蓋不購懼得罪也。樹在吾門，吾不伐，客來伐之，且以易吾錢，是喜劇，亦是小悲劇。吾不禁爲建文峯風景哀矣。

五 野花插瓶

予曩居燕京，賣書所入，除以供家人澆裹外，餘貲作三分用：一以購收木版書，二以養花，三以聽戲，非充作雅人深致，蓋因其有伸縮餘地，非若他種嗜好，可成爲日常負擔也。聽戲所耗甚微，購書則時興時輟。唯栽花，則爲之十餘年未斷。愈久則階前檐隙亦愈多，深紅淺紫，春秋映帶窗几間，頗足助人文思。自倭寇見逼，狼狽南下，將十年不復有此樂矣。

性之所好，不易盡除，往年來往京滬，易植花爲玩瓶供。二三元之值，亦足點綴書齋臥室一週之所需。當初入渝時，花值賤而品繁，猶饒此趣。寓

樓三間，有花瓶七八具，亦足婆娑其間，藉遣客愁。及不能與雞鶩爭食，退居山谷，附近鄉人植黍種菜爲業，無蒔花者，牡丹芍藥固不可得，卽巴蜀多梅，而此處亦無。茅檐泥壁，老案舊度，亦何必反由城中購花入鄉以配之，此嗜亦漸淘汰將至於無。然家中尙有供花舊具一二，久置未用，令人慚對。以是春秋佳日，常呼隨行人蜀較長之一兒，負筐攜剪相隨，漫行山野間，隨採野花入家供之。大抵春日可得山桃野杏，夏初可得杜鵑石榴，秋後則唯有金錢菊，可支持三月。盛夏瓶花易萎，不能供。冬則須行十里外，始可向人家私闖乞梅一枝，不能堪也。願野花剪裁得宜，亦足資玩賞。嘗於春盡，採胭脂色豌豆花一束，盡除肥葉，配以紫花蘿葡十餘莖，再加以野石榴二三朵，合供一瓶。適城中人來，見案頭花作三種紅，大加贊賞，且問胭脂而蝴蝶狀者何花？及予指窗外豆圃視之，客乃大笑。

六 珊瑚子

國人冬日供蠟梅，向配以天竹，竹葉淡綠，生子如珊瑚珠，紅黃參雜綠

葉間，饒有畫意。顧天竹非年老不生子，且子亦不甚繁。蘇人以此物供不應求，則以盆景養刺葉樹以代之。此樹學名不詳，不落葉灌木，高七八尺，葉長圓，連柄作六角形，每角生長刺，飛鳥不能入其叢，皖人名之曰老鼠刺，以之作籬，藉攔野獸，物品至賤。然秋日結實，其大如蠶豆，紅若丹珠，亦頗可愛。蘇人易其名曰「鳥不宿」，以盆植之，刪其繁枝，獨留老幹，黃花開時，子肥大而紅艷勝天竹。每屆菊花會，可隨處見此物，與人工培植畸形南瓜相間，至有清趣。

予生平愛盆景，究以此物葉刺可厭。未嘗置之階前。及居此山谷，於深秋之際，發見草廬前後，多紅色小叢灌木，簇擁頑石蔓草中，頗以爲奇。近視之，枝上結天竹子，纍纍然如堆紅豆，深者丹，淺者胭脂，嬌艷欲滴，尙有些微小葉，作蒼綠色，亦極配合得宜。枝上有刺，攀折不易。然以剪除此，與白菊同供一瓶，極得顏色上調和，天竹及鳥不宿皆不足道矣。入冬，霜露微降，枝子愈紅，亦愈肥，復可與蠟梅水仙素梅相配。予尤愛之。以問巴人，不能舉其名，但曰紅子子而已。經春，紅子漸落，農曆二三月間，子未

落盡，而花又作。遠望之，花如白綉球，逼視則花作五瓣，叢生枝頭，頗似珍珠梅，略有清香，實薔薇科植物也。予因錫其名曰珊瑚子，每冬深必採備一包，藉待他日東下，傳種江南，亦已習之三年矣。

七 斷橋

茅檐下，跨涸溪而爲橋，出入所必經，初不覺其危。城中客來，則常渡之而股慄。股慄言其情緒，亦狀實也。橋下正爲陡崖，深丈二三尺，且溪床爲危石，墜則顛碎，初未知建屋主人，何以擇橋址於此？溪寬約二丈許，中立亂石附水泥之圓墩，以四木東西接軌於墩上。軌早折其一，另以一木合之。削窄板長二尺許，間空隙約寸，橫鋪於軌上，是卽爲橋。無欄，亦無柱。二人同行其上，則震震然如舊日文人之搖曳搆思。若山洪驟來，橋下怒水翻騰，聲如奔雷，生客來，色沮輒不敢渡焉。然吾人終年居此，稚子坦然過之，亦安之若素。蓋初架此橋時，不過數十金，今則非二千金不辦。一二鄰居，初欲易之坦地，偶俄延，力遂不能爲。婦孺習慣，亦忘其危而不思遷易。

矣。

橋如此，無足稱者。然盛暑之夜，悶不可耐。至橋上，則溪自南向北，奔出谷口，空氣受山夾峙，而順溪流蕩，其間乃常有徐來之物。每仰視繁星在天，滿谷幽暗，與同屋二三窺措大，攜竹椅坐橋上，閑談天下事。細至鎮上一週無肉，大至墨索里尼下台，輒不覺夜之三更。有時殘月如鉤，高懸峯頂，夜氣微涼，勞人盡睡。予愴懷身世，長夜不寐，則隻身微步橋上。時清風拂衣，人影落澗，溪岸草中亂蟲聲，與竹叢瓜蔓上紡織娘，合奏夜闌之曲，雖側身曠谷，無可語者，而於其中時得佳趣焉。

按：橋至去冬，腐朽愈甚，予力籌千金，北移丈許，直達竹叢，夏夜可展席臥其上矣。

八 霧之美

居重慶六年，飽嘗霧之氣氛，霧可厭，亦可喜，霧不美，亦極美，蓋視季節環境而異其趣也。大抵霧季將來與將去時，含水量極多，重而下沉，其色白。霧季正盛時，含水量少，輕而上浮，其色青。青霧終朝瀰漫半空，不

見天日，山川城郭，皆在愁慘景象中，似陰非陰，欲雨不雨，實至悶人。若爲白霧，則如秋雲，如煙雨，下籠大地，萬象盡失。杜甫詩謂「春水船如天上坐」，若濃霧中，己身以外，皆爲雲氣，則眞天上居也。

白霧之來也以晨，披衣啓戶，門前之青山忽失。十步之外，叢林小樹，於薄霧中微露其梢。恍兮忽兮，得疏影橫斜之致。更遠則山家草屋，隱約露其一角。平時，此家養豬坑糞，污穢不堪，而破壁頽籬，亦至難寓目。此時一齊爲霧所飾，唯模糊茅頂，有如投影畫。屋後爲人行路，遙聞趕早市人語聲，在白雲深處，直至溪岸前坡，始見三五人影，搖搖煙氣中來，旋又入煙氣中而消失，微聞村犬汪汪然，在下風吠客，亦不辨其出自何家也。

一二時後，霧漸薄，谷中樹木人家，由近而遠，次第呈露。仰視山日隔霧層而發光，團團如雞子黃，亦至有趣。又數十分鐘，遠山顯出，則天色更覺蒼藍，日光更覺清朗，黃葉山村，倍有情致矣。

九 蟲 聲

谷中多草，本聚蟲聲。而鄰家種瓜播豆，菜畦相望，蟲逐菜花而來，爲數愈夥。每當星月皎潔，風露微零，則繞屋四週，如山雨驟至，如羣機逐紡，如列軸遠征，彼起此落，嘈雜終宵，加以樹葉蕭蕭，草梢瑟瑟，其聲固有如歐陽修所賦者。然習聞既慣，頗亦無動於中。唯秋雨之後，茅檐猶有點滴聲。燃菜油燈作豆大光，於案上讀斷簡殘篇，以招睡神。時或窗外風吹竹動，蟋蟀一二頭唧唧然，鈴鈴然，在階下石隙中偶彈其翅，若琵琶短絃，洞簫不調，陪覺增人愁思。予賣文傭書，久廢吟咏，嘗於其間，靈感忽來，可得小令絕句，自誦一過，每覺凄然。顧年來忌作呻吟語，隨成隨棄之，亦不以示人也。

一聽蟲宜以夜，宜以月，盡人而知矣。然清明之夜，黎明早起，時則殘月如鉤，斜掛山角，朝日未出，宿露滿枝，披衣過橋，小步竹外，深草之中，微蟲獨唱，其聲丁丁，一二分鐘一闕，絕似小叩金鈴，閑敲石磬。妙在小，又妙在能間斷也。此非城市人所能知，亦莫能得此境遇，蓋造物以予草茅之士者耳。

一〇 秋 螢

江南之螢始於夏，而初秋猶盛，故詩人有「輕羅小扇撲流螢」之稱。川東則否，始於暮春，盛於仲夏，稻花開時，黑夜即不復有流火羣飛矣。然亦非盡絕跡，時或遺一二老蟲在。蓋川東夏季長，山谷中豐草塞途，野花不斷，螢乃因此而延其壽命。每當陰雨之夕，谷黯如漆，啓戶視之，荒山巨影，巍巍當前，壓吾居如入深淵。西風徐來，搖撼澗岸叢竹小樹於黑魍魎中，其影彷彿能見，若巨魔作攫人狀。時此一二老蟲，於草間突起，發其淡綠之光如豆火，低飛五六尺，閃爍數下，忽然不見，倍增鬼趣。間或村犬遙遙二三吠，其聲淒慘沉悶，似若有所驚。獨立涸澗斷橋上，俯首徐思，覺吾尙在人境中乎？

螢亦有翹落不飛，螢伏石隙者。其所挾之光極微，色亦不甚綠，既不閃爍，亦不移動，初來此間見之，頗疑人遺火星於地，取而視之，僵硬如蛹，殊非江南人所素知。

夜立暗空下，乃思此螢，何類當今文人。雖遺棄草根將死，而猶能於黑暗中發其點滴之光。雖然，螢以其光傳授子孫，明夏仍可與星月爭片刻之光，文人顧何如乎？

一一 晚晴

一雨之後，涼氣習習隨谷風來，秋意盎然。亭午雲霽日出，宇宙倍感皎潔。兩三小時後，對澗菜圃葵花數十株，如碧竿懸球，金燈列仗，饒有生趣。扁豆藤雜牽牛花蔓，簇湧人家竹籬上，亦油油然如青帷翠幃。昂首外視，遊興勃然。則擲筆出戶，策杖閑行。入蜀後，行恆以杖，初不以齒計也。

谷中早陰，西風瑟瑟吹人衣髮，暑氣全消。仰望山峯，一角爲斜陽所射，深草疏林，若鍍黃金，有樵人刈草其間，亦隨山羊兩頭，同入此黃金世界。而俯視全谷，幽暗轉甚，炊煙二三縷，出入此上明下暗之空谷中，其意境殊非俗手西洋畫家所能寫。於其間少得佳趣，隨脚下石板小徑，彳亍前行，數十步外，路旁亂草如長髮紛披，半掩崖石，時有紫色野菊數朵，於其間嬌

然向人，小而絕媚。而老艾擁出草叢，散其清芬。皆所以映晚晴者。谷下涸溪，有小潭，得積水尺許，倒映天上紅霞有光。三五小蛙，閣閣於其中作得意鳴。駐脚暇觀，頗發幽思。時有山中老僧攜燈籠挾破衲來，側身而過，似預備夜歸，回視竹外茅屋，有燈光一點，遙聞牽雛呼歸飯聲矣。遊不必多，亦不必遠，卽此晚晴小步，亦有足低徊者。

一二 蒲 草

國人治盆景爲樂者，常專一種，如梅菊杜鵑山茶均是。燕市昔有以小盆種蓮子開花者，得變形十餘品，已覺其奇。聞之魯人，前十歲，濟南有方士，專蓄蒲草盆景，共得三四十種，則又生面別開矣。

蒲草之類本多，僅就本草所言，有水蒲白菖蒲石菖蒲之別。平常玩盆景者，其形如韭而細，長三四寸至七八寸不等，蓋石菖蒲之一種。蓄法，以白瓷小盆盛沙植之，逐日澆以清水，而不施肥，欲其瘦也。每至春季，則齊剪之。葉愈剪而愈細。色愈細而愈碧。其長可二三寸，土盆中圓轉齊勻而無偏

缺者，是爲上選。戰前下江大都市中，上等石菖蒲一盆（盆值不計），能售硬幣一二元，卽陰丹五尺至一丈，合以今日市價，令人舌矯不下也。

茅居附近，頗多此物，懸岩石隙中，或小徑坡縫內，常有劍葉茸茸，簇湧而出，久雨之後，石根泥沙，爲水所冲刷，草根外露，合於盆景家所謂透爪態，尤有趣味。若遍尋谷中，可得數百叢，設化此地爲上海或北平。又倒縮時間七年。則張先生富矣。

在山麓人行道邊，有草一叢，長四五寸，葉葉外向，周環如翠羽小團扇。根若竹鞭，有嬰兒指大，怒伸四五節於土外，賞鑑久之，驚爲奇品，頗欲掘歸養之，列於案頭。因無工具，未能如願。又遲一二日往探，則馬矢擁之，羣蠅紛集，不能佇觀。嗟夫！此豈僅爲草萊之士所悲也哉？

一三 雞鳴聲中

山村夜如死谷，風雨之夕，尤沉寂不類人境。然將明未明，生氣滋生，有足尋味者。

嘗夜半不寐，倚枕小思。案上菜油燈芯，燒作紅豆狀，其光在有無之間時。有聲息息然，自窗外來，遽然心動。視之，有瘦鼠一頭，摸索沿棹緣行，目灼灼然，窺床上人。床上展轉有聲，鼠乃曳尾而遁，而息息之聲如故，再視之，非鼠行有聲，夜半風吹破窗紙奏雅樂也。然因此風，乃遙遙聞豚聲，噉然鳴，長且慘，似鎮上屠戶已起宰豚，將以應早市矣。少頃，屋外人行路上，有步履突突之聲，有籬担繩索搖曳吱吱聲，蓋路通水陸鄉場，鄉人經此趕場者。鄰犬驚而起，輒隔涸溪而吠。然亦若知此爲等閑事，二三吠又卽止。吠止矣，鄰鷄喔喔然，逐聲推近，余鷄塲中雄者，遽引吭高歌，聲震泥壁。村鷄應之，而余鷄又再鳴。循環凡十餘分鐘，余不復能寐。則披衣而起，開窗以納朝氣。遙見山頭黃月半輪，帶巨星兩三點，沉沉欲墜。對宇鄰人母子業小販，方絮絮話家常，同治早餐。灶火熊熊，溪隔可見。一夜闌闌遠語，月落如金盆，不足盡此情調也。

一四 金銀花

金銀花之字甚俗，而花則雅。蓋因其花也，先白，及將萎，則變爲黃色。本草因而稱之；名遂遍。其實花白而轉黃者，不僅此花也。

花狀如針，叢生臺上作龍爪。初開時，針頭裂瓣爲二，長短各一，若放大之，似玉簪花之半股，其形甚奇。春夏之交，吾人行懸巖下或小徑間，常有蕙蘭之香，繞襲衣袂。覓而視之，則金銀花黃白成叢，簇生蔓間，掛斷石或老樹上。其葉作卵形，對生，色稚綠，淡雅與其香稱。唯蔓長而中空，不能直立。作瓶供時，宜擇枝老而葉稀者，剪取數寸蓄小瓶。每常疏簾高捲，山月清寒，案頭數莖，夜散幽芬。泡茗茗一甌，移椅案前，滅燭坐月光中，亦自有其清趣也。

重慶南區公園，有露亭一角，椽柱均繞以金銀花蔓。嘗於春暮黎明過之，則宿露未收，青翠欲滴，花開如殘雪點點，紛散上下。半山之上，盡爲芬芳所籠罩。因思山地固多金銀花，如此點綴，當無困難，便欲於檐前支一小架，得丈許清陰。姑一詢之匠人，需費幾何？而據其所答。竟耗半月收入，則又多山家之一夢而已。

一五 待漏齋

古之君臣，天明而晤於朝。於其未朝也，羣臣先期而至宮外，待銅壺滴漏所報之時屆，以入宮門，是曰待漏。而吾之所謂漏，則無此雍容華貴之象，蓋屋漏也。屋漏何以亦曰待？是則可得而言之：

所居草屋，入夏爲暴風雨所侵，必漏。呼匠人補之，輒辭以無草。蓋鄉間麥桿，既已售盡，而新穀初登，又未至出售之時，其價亦奇昂，非窮措大所能勝任。欲彌補屋漏，仍必求之遍山深長之野草。而野草未入深秋，又嫩且短，不堪選用。故屋漏已半載，而猶待野草之長以爲補。此非抗戰山居，實未能習此一頁經濟學也。

屋漏正如人之瘡痞潰瘍，愈聽之而漏愈大。今歲之春，不過數滴，無大風雨，或竟不滴。及暮春，漸變成十餘滴。其間有一二巨溜，落地如豆大，丁然有聲。數滴更注吾床，每陰雨，被褥輒沾濕不能臥。吾爲一勞永逸計，則移床就屋之另一角。意苟安矣。入夏，暴風雨數數突然來，漏增且大，其

下如注，於是屋角，案頭，床前，無處不漏，亦無處不注。婦孺爭以瓦器瓷盆接漏，則淙淙錚錚，一室之中，雅樂齊鳴。吾有草屋三椽，以二居家人，以一爲吾傭書之所，天若有眼，傭書之室獨不漏，故擱筆小歇，聽此雅奏而啞然。山窗小品，卽多以此樂助興而成也。

習之久，每谷風捲起，油然作雲，則太太取盆，公子索甕，各覓舊漏處以置之，作未雨之綢繆。予亦覓數尺之油布，預以蔽吾書笥。然後羣居安全之地，拭目以待漏下。吾於此頃刻凝思中，忽得奇想，卽裁尺紙，書待漏齋三字以榜吾門。太太粗解文義，則亦爲之粲然。蓉人故以匾額市招競奇，以此文示之，寧能謂吾齋名非上選乎？

一六 貴鄰

貴鄰殊不貴，一專賣局長耳，然全村人貴之，予亦從而貴之矣。予雖窮，頗守法，保甲長月數過吾門，恆出簿據以收費。於簿上窺戶籍，貴鄰居第一，然其門牌非第一也。例，戶主張三，戶籍則直書張三，李四，則直書李

四。而於貴鄰則不然。書之爲某局長。局長家有時自書捐額，亦不稱名，而自尊曰某公館，殆不屑以名字示保甲長而恥與鄰爲伍矣。

雖然，公館譖號也。蓋部中出資，佃得銀行家別墅，作疏散物資用者。以空襲少，物資不來，貴鄰則從權而公館之。公館爲全村建築冠，居高臨下，花木扶疏。雕欄畫檻，曲廊洞房，當可住三五十人。然貴鄰除每週學羅斯福回鄉度其週末外，恆在城。夫人亦然，非警報煩煩不來。於是此巨室只住一老夫人，三幼稚之小姐，兩僕婦，一廚役，三轎班，白晝寂寞如佛寺。而貴鄰猶嫌設備不足，以爲未盡如人意。然貴鄰未貴時，亦與吾等，乃分人家瓦屋一角住之。其時雖無男女傭僕，而舉家人口如故，斗室粥粥其中，且於廊下支紅灶，而能安之若素，何也？

一七 賤鄰

傭婦周嫂，巴縣北郊人，初隨其主人來南郊，繼家於此。所謂家，實窠也。涸溪彼岸，爲菜圃。圃之一角，苦鄰自治其窠。窠除曲樹數幹，巨竹數

枝外，建築悉爲草莖與葉。屋上蓬蓬然，紛披下垂如亂髮者，爲山上之班茅與長草。四壁茸茸然，顛倒如破衣者，爲高粱之稽稊，窠無窗，撥灰壁稽稊寬其縫，長方四五寸，則爲窗矣。窠無門，以兩三竹片，兩夾稽稊數十莖，側掛之出入處，則爲門矣。

鞠躬入其門，窠中高不及丈，長闊則倍之。視線黑黝黝中，見竹床二，傾斜兩側。其間則籬筐，鉛鉏，破瓮，裂缶，堆置無立足地。蓋苦鄰已不爲人備，自種菜，其子病而孱弱，則業小販，此皆其謀生之具也。小床上堆敗絮一捲，如醃猪油，蓋婦自臥。另稍寬者，有藍布舊被一，補綻如錦織佈其上。則彼亦舐犢情深，居其子也。窠中如此，其生活已可想，而蚊蚋乃獨愛之，白晝且嗡嗡然紛飛上下。門角巨繩縛一豚，掘地爲淺坑而側臥之，矢溺淋漓，臭氣觸人，夜間主人入室，其情況又可想。且在窠北三四丈處。有一巨窖，爲婦儲糞培壅之需。西北風自上頭來，使全窠內外之空氣皆濁。吾真不解其母子何以能坦然於此也？回視吾廬，茅檐竹壁。椅案井然，吾不復能有所怨尤矣。

一八 天河影下

銀漢雙星，爲吾國民間最有趣之神話。科學昌明之後，兒女子有穿針乞巧者，輒被嗤爲愚妄。而好事文人，亦復鮮所吟咏。其實神話爲姑妄言之之事，調劑人生緊張情緒，亦不必絕無。如牛郎織女情史，即令家弦戶誦，初無害於天文學之發展，聽之可也。希臘神話，其荒誕悖倫，（子殺其父而登天位）甚於我國封神榜，歐洲人津津樂道，時引證於正經文字，人但覺其有趣，未嘗責以迷信，而遠東運動會，且曾名之爲 *Far Eastern Olympic Games*，亦無一人以其紀念夏令配克（希臘神話玉皇大帝所居之山）爲不經者，則何獨禁於本店自造之神話乎？

夜闌人靜，徘徊斷橋，但見銀河耿耿，橫界天半，天孫河鼓，閃爍作光，隔岸相對。於是，腦中構一幻象，則一雲裳倩影，綽約磯頭，一孤獨少年，依依柳下，而江心月白，風露寒衣，兩地相思，都在天末。乃覺吾國人所構神話，其詩情畫意，遠勝希臘神話殺聲滿紙多矣。於時輒憶舒銑雲博望訪

星科白中：「一水迢迢，別來無恙，」「三秋渺渺，未免有情」，集句自然，傳神阿堵。而中國文藝，固非西洋人所易領略也。

一九 劣琴

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飲酒，二博奕，三猜謎。亦有三事，習之愈久而愈不稱意，一書法，二英文，三胡琴。然自幼酷嗜皮簧，幾至入迷，及取吾婦，婦亦嗜此，既得同調爲終身伴侶，嗜尤深。然自入蜀後，有滄海曾經之感，終年不復一入劇場。戲癮偶來，則強細君低聲歌之，吾口奏琴手拍板以合音節。婦曰：是甚乏味。言訖即輟唱。無已，吾乃自唱而自解，每當風靜夜闌，月明如晝，乃移一竹椅於斷板橋頭，抬頭望月，高歌坐宮想老娘想得我肝腸痛斷一段。唱自不佳，然離思如剝繭抽絲，吾與楊四郎化而爲一矣。

近友贈一胡琴，筒雖細而弓巨，操之殊順手，適渝市壺出皮簧琴譜，均屬青衣者。予乃盡購而藏之，在黃米飯飽後，山窗日午，空谷人稀，乃擲筆取琴，依譜奏之。習之既頻，梅龍鎮，罵殿，六月雪，女起解，各能一二段

。每當絃索緊張，細君隔室停針，輒應聲而唱。吾固未請之，更未嘗強之也。予大笑，以示吹簫引鳳之勝。婦出曰：「君母然，君技仍劣，若取切喻，絕似伶人之左噪。」然則卿曷爲應聲而歌？」「若悶無聊，女子獨不思有所消遣耶？君技雖劣，終勝無琴。適觸我技癢，焉得不唱？」余笑頷而愴然有感。彼一唱衆和，指揮若定者，非個個有超人之技，特亦聊勝於無之列耳。

二〇 愚 販

雞販馬某，南陽人，其叔住吾村之杪，馬常負擔來探望。一日，馬過吾門，強售兩雌雞與吾家。婦欲得卵儲積，則亦照市價付給而受之。雞一白一黑，放置竹陰下，相映成趣。兒輩顧而樂之，唱家鄉歌曰：「白雞婆生黑蛋，黑雞婆生白蛋。」無何，家中雞羣一雄者鳴，白雞突引吭而和，其聲高昂，殊無多讓於倡者。鄰與家人大譁：「牝雞司晨，俗所忌，願且如此狂啼耶？」譁未已，白雞再鳴，且振其翅。予笑曰：「爲豎子所欺，此雄也。家人捕而察之，小冠有創痕，剪跡宛然，復驗其腎，斷尾之根猶在。婦亦憤，怪馬

某熟人而相欺。予則獨憐此雞，爲增數十元代價，盡滅其雄姿。蓋雞價雄賤而雌貴，每斤約差七八元，此雄三斤許，馬某多售吾三個八元矣。

婦沉思久，自解曰：是無妨，馬某常過此，當面質而易之。約半月，馬某果來，婦隔溪而責之，令易此雞，否則還吾值。馬應曰：「雌者啼乎？不應有是。明日當來驗之。」且言且走，顧其担，踉蹌而行，羣鷄咕咕呼苦籠中。自是，馬某不復來。約二月，吾遇其叔，告以故，且笑曰：此細事，雞可勿易，亦不必償吾多耗者，囑爾姪自行尋常來往可也。其叔唯唯，中秋日，婦割雞款其夫與子，乃反莊子烹不鳴雁例，殺此雄而雌者，雞食竟亦旬日矣，而吾村仍未見馬之蹤跡。鄰人均笑曰：以今日二十餘元法幣，值賣一條路乎！予思世固有愚而多詐者，快頃刻之意，遺終身之恨，實屬自苦，若馬某所爲，其縮影耳。

二一 購兩當軒集者

年來酷愛讀黃仲則詩，而遍覓兩當軒集不得，於重慶米亨子書攤上，見

一殘本，凡兩卷，碎其封面矣，書販以白紙補之，劣書黃景仁詩集於其上。詢其價索百元。予翻弄數四，愛不忍釋。時在一年前，而此價又過昂，乃折半還值。販知予嗜此，揚其首而搖之，態絕踞。予惡其無禮，擲書而去。然心實未能捨也。明日復去，決以百元購之。將及攤，見有一中年人。可四十許，身衣半舊藍布長衫，襟有破痕，綴以補綻如杯大。鬢髮稀疏，斑矣。手正持兩當軒集，且翻且行，卽予欲購之本也。予失聲曰：嘻！爲捷足者得之矣。其人遽悟，目予曰：先生亦有同好乎？揚其眉而微笑、面皺躍然，諷如也。予曰：然。昨日過此，以販之傲而敗成局。今方來屈服，是不期爲君有也。彼笑曰：予先君三次來矣。第一次，彼索價六十，再則八十，終則百元，予頻來，而價亦頻漲。實不欺，予窮而無以應付此巨價，而又未能忘之。遂屢問價而未能得。今日獲米貼折金若干，決忍痛以百元購之，而彼又漲二十金。予甚忿而無可如何？且思今日不購，明日彼又將索值百五十元矣。乃不復言，擲百二十元法幣於攤，攜此書便行。先生望之有所失乎？余固識君於十五年前，雖不復當年張緒，而聲音笑貌猶是也。此書歸君，得其主矣，

願抄以副本後，敬贈君。予謝曰：甚感盛意，君之不遇，恐甚於黃仲則也。故特嗜其詩乎？敢問君姓？其人作水滸傳賣刀者語曰：道出姓名，辱沒煞人。予愈驚曰：然則此書歸君，真得主也。某將有遠行，請勿讓賜矣。其人微笑，執書拱手而別。

別一年矣，滿村風雨，重陽期近，舉室惶惶談刀尺事。念全家都在西風裏之句，想兩當軒詩：更想此購兩當軒集之人。

二二 蕺菜花

蕺菜，旋花科植物，川人名藤菜，下江呼空心菜或蕺菜，華北無，北人且不識蕺字，蓋菜蔬中之賤品，朱門所不屑食之物也。此物生殖性强，夏初，農家播子於地，不事培壅，聽其自生。彼且不怯澇旱，在陰雨水田中，綠葉油油然，在烈日赤地中，亦綠葉油油然焉。居下江時，曾於鄉間見蕺叢生菜畦，高不盈尺，密葉蓋地無片隙。了不足觀，予常食之而乏味，遂不復注意其狀態矣。

村中人家，闢山坡而築宅，得半弓坦地。各以植花草。秋來矣，西風白日下，見有草本花覆地滋蔓，圓朵密綴綠葉間。花作合瓣喇叭形，有白者，有淺紫者，有白緣而紅心者，狀似牽牛而小。夫牽牛朝開刻片即合，爲晏起人所不及見，亭午那得有此？予奇而祭之。視其葉，作心臟形，視其莖，圓而中空，間有節，則蕪也。蕪有此美花，殊未及料。因思施以人工爲盆景，不唯使莖短而花密，置之雕闌曲檻下，將使見者詫爲奇卉，誰復能知其爲賤蕪乎？他日東歸，予當攜此蜀種而去，以試城市人之眼力。意既定，歸而語諸婦。婦笑曰：子母然。使子播蕪籽於竹籬茅舍間，縱以人工善治之，人雖不識爲蕪，其視作賤卉等耳。若玉盆檀架，供之畫堂，子卽明誌之曰蕪，誰肯信乎？予曰：諾，予將棄吾布袍而西裝革履矣。

二三 小紫菊

山野間有小花，紫瓣黃蕊，似金錢菊而微小。葉長圓，大者有齒類菊，小者無齒類枸杞，互生莖上，其面積與花相稱，嬌細可愛。一雨之後，花怒

放，亂草叢中，花穿蓬蓬雜葉而出，帶水珠以靜植，幽麗絕倫。且花不分季候，非嚴冬不萎。「鞠有黃華」之會，此花開尤盛，竹下溪邊，得此花三五叢，輒多詩意。蓋其趣在嬌小，在素靜，所謂以少許勝多許也。

去年仲秋，友人贈佳菊二盆，一丹而一白，肥碩如芙蓉，西風白日中，置階下片時，鳳蝶一雙，突來相就，顧未一瞬，蝶又翩然去，且不復至。友笑曰：能有詩乎？予乃作短句曰：「怪底蝶來容易去，嫌他赤白太分明」。友默然，繼而笑曰：窮多年矣，君個性猶是也。予亦頷之，微笑而已。今年，友遷居去，無贈菊者。窗前秋意盎然，又不可無菊，乃於溪畔屋角，搜羅紫花一束，作爲瓶供。細君嫌其單調，採黃色美人蕉二朶配襯之。予因填浣溪紗一闋曰：「添得茅齋一味涼，瓶花帶露供（叶仄）書窗，翻書搖落滿瓶香。飄逸尙留高士態，幽嫺不作媚人裝，黃華同類那尋常？」吟哦數四，細君聞而告之曰：去年吟菊，爲友所哂，而仍狂奴故態耶？予大笑。復口吟曰：嫩紫嬌黃媚絕倫，一生山野不知名……細君笑曰：今日固是重陽，不應斷君詩興，然既曰不作媚人裝矣，又奚云媚絕倫乎？予起視日曆，果重陽也。因

曰：媚字不妨改，既是重陽，令人憶潘大臨事，予與此君同病，興盡矣。遂擲筆而起。

二四 豬肝價

初來此間，在五年前，場上每日可得肉，肉價每斤二角，臟腑少過問者，屠乃更賤其值三分之一以脫售。每至亭午購肉。屠輒搭以臟腑少許，除腸肚不便碎割外，心臟肝肺腦髓，隨意配置。蓋其時鄉間小飯館已不收購此物，屠不能強市脯者購之，則自食矣。約及一年，肉價及五角，肝價與肉同值。又一年，肉價二三元，肝倍價，至第四年，肉價十五元以上，肝已不能得之肉肆，須識屠者預約於前二日。而肝值益增，上秤計兩不計斤，每兩二元。今此鄉場，肉價每斤三十四元，肝之價值又上躍，成爲每兩三元。何以值有上下？則預約者多，屠即增其價格，反之，遂稍落以就購者。然無論上或下，其爲奇貨則一也。

豬肝之所以爲奇貨，自爲供求不敷。而求之者之衆多，又爲肝含有維他

命B，爲人生營養不可少缺之成分，此間公務人員眷屬雖多，而發國難財之家庭亦夥。前者日惟謀平價米之填腹，而後者則斷斷然談營養，一日不進富有維他命之食物，則惶惶然如古人之三日無君。因之肝愈貴，求之益愈亟，而惟恐不得。屠不知何者爲維他命與維我命，然竊聞之爲補品矣。雖苦增其值，自不懼富貴人家之不購也。

雖然，糠粃蕪菜亦多維他命B，初未嘗成爲奇貨。則豬肝價增，又非求營養者之賜，而實受發財者之賜矣。今日一切物價，可作如是觀。而平抑物價，則須自整發國難財者始。『整』，川諺也。

二五 手杖

手杖爲時代之裝飾品，非吾國固有老人所扶之杖。然入蜀而後知杖之妙。年來腰足漸弱，而又知杖之不可無。其一，出門卽須登坡，攜杖乃若有活欄相隨。其二，蜀地泥滑特甚，霜露之餘，土地膏潤如溜，杖則多一足以支體重。其三，鄉間時有犬患瘋病者，於是見垂尾獠牙之野犬，漸有戒心，有

杖在握，若武裝護航，可坦然緩步。其四，谷中富草藏蛇，雖不聞噉人，記之可怖。偶行小徑，有杖則撥草而行，使蛇遙遁。其五，間不免夜出，或無星月，杖可代燈火也。爲此五因，出必以杖，偶或忘之，則忽忽若有所失。故常出門數十步，又匆匆奔回。家人知其故，於茅廬中捧杖迎而送之，於此等境况，輒不免相向作會心之微笑也。

舊有一杖，爲閑敲疊石而折。友人遠自恩施贈一杖，粗如嬰兒臂，漆作烏色，上以墨綠鐫授受者之姓字。余攜之三年矣，漆剝落過半，名字都非，而其爲用則如故。友人窺其敝，嘗勸易一新者。予亦嘗諾之，將物色新材。顧入城不攜杖，必有他物待攜歸。不容添杖。苟攜杖入城，有故劍在手，又不忍棄之。故此杖絕如曹孟德之雞肋，屢欲易新杖而彼實未一日離也。嘗與友人行花溪小徑，以此語之。適有坐專用滑竿者過，聞之而頻點其首，有微歎聲。余笑語友人曰：此必用人而有難言之隱者。友亦笑而點其首。

二六 余之馬掛

相傳渝市新聞記者有兩馬褂，一爲潘梓年先生，一爲不才，同文頗引其事爲談助。潘先生之馬褂，予未嘗見，亦未知潘先生之意何取，若不才之着馬褂，則眞卑之母甚高論耳。

寇火既遍故鄉，搭友人便車赴漢，匆匆上道，僅攜一皮匣。及入蜀而檢點之，其中乃有馬褂二襲，一夾而一單。初未知家人何以置此，更未對之作何打算。及初度蜀地之夏，置一灰布衫，胸前有紅斑一，織染痕也，甚不雅觀。濯之不去，而又無力棄之，故每出，則加青紗單馬褂於上，藉掩此污點。至冬，舊藍布衫敝矣，而夾馬褂則爲青毛葛質，甚完好，又如法以加其上。抗戰初起，入蜀友人衣冠尙整，以從諸名記者之後，未可窘相驟露也。明年，衣漸少，馬褂之用變，單者可禦初涼，而夾者則若古人之加半臂。習之既慣，招搖過市，初未料既驚世而駭俗。因之常居有馬褂，出則卸之，蓋如夫子之「今拜乎下」云。又明年，夾馬褂爲鼠齒所粉碎，在霜雨之餘，若有所失。偶過鄉場見舊物行，有青花緞馬褂一，以湖綢爲裏，質甚華，詢其價，則以物之不入時，索法幣三十元。姑還值二十五元，商慨然售之，是卽今

之冬季常用者。人棄我取，實在取暖，而未知此亦可資作囤積。今則碎折當鞋面用，值四五百元矣，眞非初料所及。（按校此稿時，又值千元矣。衣乃愈舊而值愈增，人獨不爾。一笑。）而馬褂之值既增，更不能不珍視之，其家居而恆用者又以此。朋儕若以余有名士氣，故矯俗，或以余曾多讀數頁綾裝書，故重禮，皆失之也。

雖然，馬褂而在部長院長之家，則此等物識可無，而亦不煩爲文以釋之也。

二七 養雞

年來公教人員鄉居者，其眷屬多種菜養畜，從事生產。顧非素習，輒見僨事。對鄰有養鷄者，謀雞種，立竹柵，購糠粃，圖大畧，因擲資千餘金焉。春間六七雌，各孵雛一羣，山坡淺草間，吱吱亂啼，羽光浮動，有雛一百三十餘頭。家人顧而樂之，則相率計其市價曰：至隆冬之季，雛各成禽，當有二三斤，是萬元之產也。無何，雛略有死亡，日損一二頭。主人初不介意

，以爲偶有其事也。約一週，而雛之夭折乃勿止。主人恐，卽一面隔離，一面灌藥汁。然防之雖勤，而雛之日漸凋零也如故，凡一月，雛乃去其五分之二。主人焦頭爛額之餘，每向鄰人搔首曰：於是知生產之不易也。又二月，入盛夏，予嘗過養雞之家，則老禽幼禽，羣棲竹籬草陰下，已不過三十頭。詢其主人，主人曰：此鄉有雞疫，非注針不能治，而一針之價，十雞不能抵也。人有因藥費而勿治以死者，况雞乎？於是大笑。然笑時，頗帶苦容，非眞笑也，笑而自解耳。前三日，吾又於天際微窺，訪其雞柵以求談助。主人已不復視其雞，雞大小約七八隻，相偎籬下自啄秋草之實。主婦出，似知吾意，則相顧而笑曰：慘敗慘敗！予亦無以慰之也。

昨見鄰兒以書之散頁疊玩具，雖有字，質則白報紙也。驚而取視之，頁旁有文，赫然養雞學三字。問所自來，答曰：對鄰字紙簍中物也。張先生慨然曰：書雖科學，不切實用，不合環境，則等此養雞學耳。

同屋右鄰某先生，吃粉筆人也。無所趨，亦無所好，教書歸來，則與余立廊下閑談爲樂。顧助談無酒，已減清趣。余雖有茶葉，開水不常得，亦不克湊趣。各有煙，而余紙煙屢斷煙。某先生吸水煙，而煙袋須親身洗滌，偶或忘之，乃不能常捧以佐談鋒。其更大煞風景者，兩家均乏舒適可支足而談之軟椅。於是談鋒甚健之餘，必有其一感腿痠而入室，人生快談若爲易事，然亦非真易事也。

某先生忽有所悟，乃購鋤一，向校園乞菜籽若干，就屋旁山石中隙地，闢畦而種菜。歸後，不復立廊下俟余談，亟取其鋤，脫帽挽袖，立趨石隙中，奮臂而揚之。予走視之，鋤入土粥粥有聲，某先生面紅耳赤，汗涔涔下。夕陽西下，先生歸而洗手進其平價米之飯，乃增一器。餐後就寢，鼾聲作焉，隔室可聞也。自是以往，鄰先生「園日涉以成趣」，有若陶靖節。一雨之後，畦中綠秧油然蒼生，乃奔相告曰：予之蘿蔔出矣。言訖，嘻嘻而笑。明日，逢於廊，先生撫掌曰：予之菠菜亦出矣。更明日，遙見其立山麓而招手曰：曷來觀，予之白菜秧，挺然直立，茂盛尤可操券也。余笑而賀之。其夫

人微哂曰：早起，面垢而忘洗，晚歸，衣重而忘卸，呼與語，人不在室，視之，奔菜畦中矣。盡所有之菜而收穫之，將不克佐三日膳，顧如是勤且勞耶？予爲之答曰：不然，主人之意，在種不在穫。譬如釣魚，終日把竿，或不獲一尾，此豈可以勞力計？樂在釣，不在魚也。余又回顧主人曰：昔威廉二世兵敗被廢，在荷蘭隱居，日鋸木一小時，彼豈欲爲大匠乎！鄰先生笑曰：君不善頌。不以我爲姜尙爲劉備，而乃以兄威廉。雖然，子喻則確也。錄之，以告鄰翁同好。

二九 鬼扯

鄰家傭工某甲，炊飯於其廚。村中傭婦三四人，冒雨來與共話。甲先談其祖父爲紳糧，繼談發國難財者，終則談鬼。其言曰：某翁籠燭夜行，穿山路歸。燭忽暗如豆，耳邊冷風瑟瑟然，知有異，則故作咳嗽以壯其胆。忽聞深草中悉率有聲，似有人細語曰：勿懼，我王三，老友也。天寒無衣，乞濟我。翁毛骨悚然，疾馳而歸。明日剪紙衣焚於王三之墓，歸途拾得法幣五十

元。王三之報也。衆哄然曰：此鬼佳。甲曰：鬼亦有不識交誼者。李屠戶夜半起宰豬，遇艷婦於途，月下識之，已死之鄰婦也，以難產死。屠有刃在手，殊不懼，喝曰：阻我何爲？爾死，吾貸汝夫百金，今尙未還也。鬼忽散其髮，血流滿面，吐舌長尺許。屠驚倒於路……衆婦面面相覷，作青白色。甲又曰：產婦鬼最兇惡，週身是血，行處有腥風。瘦神次之，周身著麻衣，手如鷹爪，見人則攫。言時，自灶口起身，伸其五指如五曲鉤，臨空作抓人狀。一傭婦失聲而呼，遽藏其身於同座者後。甲勿之理，繼續而言曰：此廚門外，卽有鬼。前數夕，有一團黑影，在山坡上蠕蠕而動，其後立一物高丈許，如白幡搖動。蓋無常鬼與大頭鬼也。無常七孔流血，見人吐舌如犬喘。大頭鬼矮僅二尺，頭大如斗，眼發綠光，行處以血噴人。甲且言且躡其兩足作態，口含米汁，向空中噴之。羣傭大啼，驚而走，作鳥獸散。張先生於旁見之，笑曰：汝輩自取之耳。使勿聽其鬼扯，某甲將自嚇乎？

三〇 晝晦

霧季長雨，晝昏如夜，此在江南，爲僅見之事，號曰晝晦。猶憶二十四年居上海時，曾得此一日。午飯既畢，乘車赴報社，則滿街燈火齊明，霓虹市招，燦然列長空，宛然日之夕矣，詫爲奇觀。事後回憶，每感餘趣，輒欲把筆以記之。及入蜀，居渝市一年，秋冬兩季，月可遇此者恆十餘回，乃深笑往日之寡見，是疑駝駝爲馬腫背也。

匝月以來，霧雨連綿，每日晝晦。齋窗在廊內，而又面山如屏，受光有限，讀書閱報，直如霧中看花。欲燃燈燭，則長日消耗，所費不資。故非極無聊賴不展書報，展之，卽鵲立廊下，乃若行路人接傳單讀者。且細雨如煙，谷風捲之作水浪，直撲入茅檐下，嫩涼侵人衣鬢。山居既無可語者，又不能長斟自遣，而泥濘路滑，更寸步行不得。終日斗室徘徊，焦燥欲死。偶窺窗外，唯見煙霧迷離，不識天日所在。雖窗外山近在咫尺，亦輪廓模糊，沉沉欲墜。而簷溜滴篤不斷，聲聲滴美人蕉葉上，尤亂人意。此非入定老僧，無聲色臭味觸法，誰復能耐哉？四時以後，真個黑寂入夜，卽以燈草四五莖，滿注菜油於瓦燈而燃之，乃覺心地開朗，又入一世界。就案展龍門文

游俠列傳一篇而讀之，頗可聊解終日之苦悶。余於是知風雨如晦，轉不如沉沉長夜猶可藉燈燭之光也。

三一 苔前偶憶

老杜上溪詩，「古苔生濕地，秋竹隱疏花」，久雨小霽，窗外頗有此情境。捲卷微哦，乃念及苔。

吾國文字描寫及苔者，多爲靜穆與清寒之象徵，而苔之意味，亦確有此。故富貴栗碌人士，殊不能賞苔之佳趣。猶憶兒時居洪都，黃梅時節，苦雨悶居。書齋外有小院，三方圍以白粉短牆，以鵝卵石砌地，聽其自成紋理。繞地則以長石爲階，高不及尺。久雨之後，苔遍生階上下，一半綠及粉牆。三五蝸牛負壳上行，於牆苔深處，施痕作篆書，觀之甚趣。輒以止睡。院中曾栽毛竹，才得數根，高僅二三尺。有枇杷一株，瘦小如人臂，高亦不及丈，實無可賞鑑處。當苔生遍院時，則此樹此竹，同作幽綠，點滴欲翠。與白粉牆相映，忽覺甚美。雨止矣，天際作微明，隔牆薔薇架，有一小枝，穿牆

瓦所作古錢眼，而入吾院，枝頭有苞若干，僅吐一花，嫣然俯視，如作東家之窺。予欣然推窗，屏日課資治通鑑勿讀，取隨園詩話閱之。蓋袁詩淺易，又主性靈，余年輕無詩力，甚好此也。詩話有詠苔詩兩句，「連朝細雨剛三月，小院無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聞聲來，見案上檀爐，正燃微煙，苦茗一甌，方在手邊，乃歎曰：汝出息。予爲詩禮之家，法極守舊，卽驚起垂手立。父曰：亦不汝他責，然讀袁枚詩，閉院賞苔，尙有何胸襟乎？言訖，父微哂而去，似其辭固有憾焉，而又若深喜之也。余父爲將門之虎子，精武尚俠，顧亦好文學，雖極不欲予沾斗方習，而亦不之禁。忽忽三十餘年，雨下見苔偶回憶之，則其事若在目前，余固深負父之期望，眞個沒出息也。

三二 忍也忍也

昔吾族公藝，書百忍於其家，千古美之。雨窗無聊，戲書忍也忍也，籤貼於坐右，永澣有「倒也倒也」之語，蓋秉其意而爲之，若謂呼之欲出也。或問所忍者何？則吾頗卑之母甚高論，試仿聖歎於拷紅爲作不亦快哉例，隨

害數則，以博高明之一粲。

平價米飯中，稗子穀粒甚多。不剔出，恐食之生盲腸炎。剔之，則不勝其煩，又非遠視眼所可勝任，無已。每飯架鏡於鼻，且食且剔。每盡半器，飯冷如冰。擲箸將起乎？忍也忍也！

老母將七旬矣，每接家書，輒言其多病。別兩大兒時，均在幼稚嬉跳中，今亦各入中學矣，而來書亦苦思其父。將歸乎？攜在川眷同行，將數萬金。不歸乎？此間殊不見樂趣。故每得家書，且勿開封，先暗自呼忍也忍也！陰雨匝月，鄰鷄羣趨入廊下，爭吾散步數尺之地，地吾不惜與雞共，而糞渣狼藉，日輒躬自掃除十餘回。打雞乎？雞何知？與鄰交涉乎？奈何以細故傷和氣？忍也忍也！

向不穿補綫襪，以其攔腳板也。今則無襪不補，補且重重疊疊。腳板已習慣之乎？忍也忍也？

每逢佳節，大人先生巨著，塞滿報紙。讀之乎？乏味、不讀乎？吾業不許。強讀一過，兩眼生花，忍也忍也！

每欲入城，輒思排班購汽車票，可錫立數小時，而仰視車站中人顏色，凜凜不可犯，吾殆奴才矣。鄉居固苦悶乎？忍也忍也！

紙煙漲價，屢戒屢犯，屢犯屢戒，把筆構思，而一枝乃不在手，忍也忍也！

三三 埋葬

曹操囑子孫作疑塚七十二，後人笑之，以爲盡掘七十二塚，將安逃乎？劉伶曠達，醉荷一鍤，曰：死便埋我。予以爲既覺隨處可死可埋，則此一荷仍爲多事。人不能有所享於生前，此死後區區一臭皮囊，遑堪顧慮？袁子才自營生曠於隨園，形之吟咏，以爲安排得當，能忘生死，其實乃真不忘生死也。予嘗數訪南京小倉山，見一碑傾斜華僑路側，題曰：袁子才先生之墓，而塚不見，唯黃土山頭，茂草一片而已。吾人枯骨如何料理，或竟不料理，蓋後死者之事。人之不泯滅者自有所在，非枯骨也，隨舉一例，屈原之枯骨，果何在乎？

三四年前，予嘗作村居雜詩若干絕。中有一句，埋我青山墓向東。詩爲港報轉錄，東南省區，友好驚悼相傳，以爲張恨水死矣。其實予詠鄰翁，非自詠也。其全詩曰：檐草垂垂漾晚風，蓬窗病臥一衰翁，彌留客裏無他語，埋我青山墓向東。其意自明，無可疑者。然尙值得友人驚悼，予固欣然此生之不虛矣。

予常與家人笑語，自謂當活百歲，甚至再多。家人問何以有此自信？予笑而不言，蓋好生惡死，人之恆情，何必屈指計死日以自掃興致。死且不計，故更不計及何處埋我。人惶惶然唯此臭皮囊料理是謀，則生前何所不計？更就眼前大事言之，執干戈衛社稷者，數百萬人。若均念及何處埋我，尙能談抗戰乎？

三四 苗文夷文

相傳苗族無文字，非確也。鄰有邊疆學校學生，攜手冊歸相示，中有苗（黔地苗）文二頁，夷文一頁，苗文略似英文大楷，亦有像篆字筆畫處，但

筆畫更簡約。爲順C反C，口字缺左或缺右偏，S，阿刺伯字碼之3，三角，或三角缺底邊，T，T缺右上方，L，C與T合，C與三角合，見者如是，其書法橫，自左向右，各不相聯，唯每一字母旁，另加小圈豆點半圈兩點等記號而已。夷文則絕似藏文，唯較簡單不聯接。遠望之，頗似五線譜。猶憶前曾於雜誌上見夷文一種，與此又絕不同，或者，吾國少數民族文字，尙不僅此乎？

苗夷同胞，自識其文字者甚少，卽邊疆學生之苗夷族，亦有不識其自族之文者。於此多方探討，可發甚多之議論，卽苗族古自中原來，較與漢族文化源流接近，夷文近藏，是西來所習，抑與西域民族文化同源，未可知也。至於書籍，二族皆屬少見，其三千年以來之日趨衰落，除射獵舞蹈而外，無所表見，似當以無文字教育，爲最大原因。抗戰以還，文化水準日低，吾儕習文學者，輒抱杞憂。證以苗夷二族景況，殆可借鏡。雖今古情境不同，而文學亦必與政治科學配合，母令太後，太後將失所以融化科學者，國雖富強，將失吾炎黃子孫本來面目。或曰：國果強，卽失本來面目何妨？予曰：

是又不然。今日英美之聯結，甚於他國，非其語言文字之猶復保持同一源流有以致之乎？

讀苗夷文後，吾知契丹文字之湮淡，先於其種族之瓦解也。

三五 路旁賣茶人

一年前，予腰足尙健，在海棠溪擠購汽車票不得，常步行歸南泉。隨行必有一杖一囊。杖扶我偶登山坡，囊則購盛鄉間所寡有，而又我日用必需者，其中常有雜誌書籍三二冊，備徒步時，就野茶館小歇，聊以解悶。一次步歸，行五公里餘，先歇二塘，小鎮也。又四公里至么塘，勢將再作休息。顧其地三五人家，無售茶酒作中尖者。徘徊少頃，乃以杖荷囊，遲遲沿公路邊緣行。不及半里，忽聞人語，「先生少歇乎？」其聲操東北音，予大異。視之，路旁崖下，有兩人家，其一支土灶，上正以鐵壺煮水，門內置座頭二，布製胡床四五具，蓋小茶館也，門前有青布短衣男子，科頭而黃面，含笑向予點首。予回視其前，有綠竹一叢，下臨小谷。遠望羣崗，雲霧濛濛，境亦

疏曠可喜。乃就第一座頭，囑爲泡茗一碗。其人送茶已，指灶後木格櫥，曰：有麵，有饅首，亦有酒，先生需乎？予曰：前途已打尖矣。然樂與君語，小談可乎？予在北地久，固能作燕語，強其舌以挑之。且於衣袋中取紙煙出，敬之。其人果鞠躬受煙坐，笑曰：先生燕趙之士乎？予曰：居北平二十年，類故鄉矣。且嘗至君鄉遼寧。彼曰：否，吾吉林人也。予曰：君何以至此設茶肆？彼昂首微喟曰：不才，一排長也。展轉由河北戰至長江。武漢撤守之役，某供役某部，有汀泗橋之戰。因誓死不退，有巨功。上司入川，予則爲彈創病脚。既不復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由南方展轉來此。聊餬口耳。予聞之，肅然起敬。其人大喜，作傾蓋交。乃暢談十年來事，唏噓慷慨，凡兩小時。予以歸程僅半，贈茶敬二十元，約後會。其人送我數十步，猶佇立以視予後影，予亦屢回顧之。又三月，予復過此，則冷灶無煙，室邇人遐矣。每閱報，見東北新聞，輒覺此賣茶人之影，宛在目前。

鄉居有警報，予不欲入洞，常攜書一冊，隨谷中小路行二三里，於無人家處，就竹林或石縫，席草而坐。前年敵肆虐疲勞轟炸時，予野坐過久，乃就附近人家，乞茶水。行經小平原，於高粱叢中得瓦屋三椽。屋外有打麥場一片，整潔如洗。場外豆棚瓜架，綠蔭環繞。有一老者，鬚髮皓白，於瓜蔓下整理架竿。予與語，若不聞。乃大聲作川語曰：跳（叶平）警報人患渴，願出微資，購茶少許飲。叟點首，指屋中曰：老么在彼，可索之也。予視其屋，門窗皆閉。旁室一門獨啓，寂無聲息。入內視之，則爲廚室，灰灶潔白如雪，柴棍整齊堆疊灶口。灶上釜蓋，灶旁方案，及一切器具，無油膩，亦無纖塵。予意此中主婦，必極賢慧人也。乃故作微咳，以驚之。通內室之門呀然闢，又一老者出。其人黑鬚蓬蓬，若虬髯公。短褲赤膊，臂粗如酒碗。殆卽白髮叟所謂老么矣。予告以來意，彼指棹案上大瓦壺與粗飯碗，令予自斟老鷹茶飲之。酬以資，不受，笑曰：君非新村中下江人乎？亦無他語，自往打麥場上，以長斧劈乾樹塊作柴片，適有敵機羣，嗡嗡然過上空。予卽避崖脚下，而叟揮斧自若也。

後予屢過此，窺其門上保甲戶籍表，知此屋僅二叟。白髮者兄，年七十。四。黑鬚者弟，年五十七，楊姓三代業農。予暗驚曰：然則由播種以至漿洗炊飯，皆此老兄弟自爲之矣。後詢諸其鄰，予忖度果確。此二老兄弟，終身均未嘗娶婦，一切自食其力。亦並不識字，更未知何者爲新舊道德。近年兄老，唯担任家庭瑣事。老么則躬耕之外，且四出趕場。偶得餘資，卽市肉歸食其兄。相依爲命，老而彌篤。老么每日傍晚，必赤膊担糞歸，遙過吾門時，予常指以示家人或友人也。友或歎曰：可以風矣！

三七 兒時書

燈下課兒，予語家人，背誦不可廢，但徒背誦，而不講解，則事倍而功半耳。因舉自身爲例，兒時所讀書，久練而得滾瓜爛熟者，今日猶能奔赴筆底。其強記得來，草草終卷者，則進銳而退速。試列一表，可以想見其情況也。

書名

背誦距今日期

今日記憶百分比

三字經

四十一年前

百分之十幾

論語

三十九年前

百分之四十幾

孟子

三十八年前

百分之三十幾

左傳

三十八年前

百分之二十幾

學庸

三十八年前

百分之六七

詩經

三十七年前

百分之六七

書經

三十七年前

百分之二三

禮記

三十七年前

百分之二三

易經

三十七年前

零

千家詩

三十七年前

百分之二十幾

古文觀止

三十六年前

百分之二十幾

試觀此表，則愈在小時讀者，廢時愈久，而其記憶力愈強。及稍長，一年可畢數部書，而興趣有所屬，當時雖可背誦，久則漸忘。其不感興趣者，當日除交代塾師外，出私塾門而入學校，即置諸腦後矣。此殆可爲課兒者作

一參考乎？

三八 吳旅長

曩有一鄰，遼寧人，朋儕稱之曰吳旅長，予亦如是稱之。吳笑曰：後勿復爾，予固卸旅長職四年矣。按吾國社會俗習，一度居官，人恆終身稱其職，而受者亦安之若素，了不爲怪。吳獨異是，則其人固極明白事理者。因之交漸密，談亦漸多，常於夕陽西下，散步山麓，共談天下事以爲樂。吳一足微跛，散步時，常直其膝蓋以行。予問曰：吾人入川，多患濕氣，君亦病是乎？吳曰：否！敵人血債也。八一三之役，予作戰前方，率一連人防一橋，作撤退之後衛戰。戰半日，弟兄傷亡十八九。予以期限未到，不能退，偕健全之士兵八，勤務兵二，並途中偶晤之參謀一，緊守橋頭一機槍，阻敵去路。天將晚，限期亦屆，予中彈二，一穿吾帽，一中腿，昏然仆矣，此其成績也。言訖，俯身捲其褲管，露腿上創痕如杯大。予曰：壯哉！君何以得脫險？吳曰：予初無所知，醒時，則身臥一木板上。啓目微視，星斗橫天，夜幕

如蓋。板搖搖如舟盪，不若平地，展轉微吟，方欲坐起。則有人趨前俯首低語曰：旅長蘇醒乎？勿驚，某在是。審其音，隨余多日之老勤務也。予乃詢以此何地？彼曰：旅長掛彩後，弟兄盡散。余背負旅長走三五里，於近水人家，得二門板。疊而置諸小河中，臥旅長其上，洗滌血痕已，以繩牽板，溯流西上。不期港灣紛雜，反至前線。奈何？余側耳聽，槍聲密如雨點，砲彈曳巨光，嘯嘯然掠空而過。予曰：爾速走，余當沉河以報國。勤務泣曰：旅長爲營長時，卽相隨，由東北而江南，凡五六年矣，忍去乎？死則同死耳。予屢囑不去，相持久之。忽聞汽車聲，勤務登岸探視，則公路相去不遠，適軍長馳車至此，機件小損，停而修理。聞予臥水上，卽令護從昇予登車，送還蘇州。予遂不死，而能與君作今日之散步也。予聞其言，感觸良深。其所述之勤務，改職矣，猶不時探望舊長官，惜竟未能一晤之也。

吳後遷去，不復再晤。猶憶彼言及張學良時，始終稱副司令而不名，予雖詫異，亦未便詢之。相傳，軍人有服從習慣性，其信然歟？

三九 對照情境

冬至矣，乃苦念北平。未至北平者，輒以北平之寒可怕。未知北平之寒亦大有可愛處。試想四合院中，庭樹杈桠，略有微影。積雪鋪地，深可尺許。平常人家，北房窗戶，玻璃窗板，寬均數尺，擦抹使無纖塵。當此之時，雪反射清光入室，柔和洞明。而室中火爐狂燃，暖如季春。案几之間，或置盆景數事，生趣盎然。雖着薄棉，亦無寒意。隔窗看戶外一片銀裝玉琢，心地便覺平坦舒適。若得小齋，稍事佈置，俗所謂窗明几淨者，惟能於此際求之耳。

自然，雪非人人可賞者。冷眼旁觀，則此項舒適反映，亦北平最烈。當滿城風雪，街道入荒涼世界時，街旁羊肉火鍋館，正生涯鼎盛。富家兒身擁重裘，乘禦寒轎車，碾街上積雪作浪花飛，馳至門首。掀棉門簾而入，則百十具銅火鍋，成排羅列店堂中，炭煙蒸汽，團結半空，堂中悶熱不可當，亟卸皮裘，挽艷裝少婦而趨入雅座。此等店門悉以玻璃爲之，內外透視。則有

窈人子身披敗絮，肩上加以粗麻米袋，瑟縮門下，隔玻璃內窺，冀得半碗殘汁。而雪花飛粘其枯髮上凍結不化，銀飾星綴。視其面，則紫而且烏，清涕自鼻中陸續滲出。同爲人子，一門之隔，懸殊若是。然記得當年，固無人稍注意也。

雖然，此並不足爲北平病，天下何處不如此。草此文十分鐘前，見溪上小路，一滑竿抬過。抬前槓者，爲一老人，鳩形鵠面，鬚蓬蓬如亂草，汗流如雨，氣喘噓噓。而坐竿上者則西裝壯漢，方閑眺野趣，口作微歌。此與北平羊肉館前小景，又相較如何乎？

四〇 長生殿桃花扇合刊本

近來欲溫習桃花扇，向舊書店覓得一冊，亟歸展讀之。不期思一得二，其中不僅爲桃花扇，且與長生殿合刊。書係二十六年世界書局所印，年月非遙，距八一三之變僅一載。山中人好遐思，頗覺如是云云之先得我心也。唯就二書內容而言，長生殿一味搬演故事，側重個人離合。桃花扇寄託遙深，

則含有興亡大義。讀長生殿一遍，不過慨歎數四云爾，讀桃花扇半部，即令人驚心動魄，卒讀之不忍，而不卒讀之又不可。故以是論作者，洪昇詞人而已，孔尚任則孤臣孽子，不當僅以文人視之也。

若就兩書本事而論，李三郎之荒唐起禍，不下於福邸之糊塗誤國。徒以作者之思境不同，而取逕遂致絕殊。且前書成於康熙己未（十八年），後書成於康熙己卯（三十八年）亡國之痛，洪應深於孔氏，而洪乃不能如孔言之痛，殆有所未敢歟？說者謂洪作長生殿，凡三易稿，經營達十三年。書本名沉香亭，參入李白。後改爲舞霓裳，去李白而易以李泌，搬演肅宗之中興，卒又去之，代以釵鈿復合，乃名爲長生殿。是則不難窺其懼以文字構禍，故躊躇出此。而其意愈晦而文乃愈淡矣。

弄筆小暇，輒就合刊本前後翻數頁，偶有所感，覺孔氏之文，令人唏噓掩卷，盡世所知。而洪之良工心苦，則未聞人道，遂走筆記之。然孔卒能冒大險以成此書，技巧與胆量，尤可稱也。

四一 冬晴

宿霧漸收，朝暾初出，對山白雲嚶嚶，雜鷄子黃色。渡澗溪回顧吾廬，屋草重溼如洗，檐頭白粉數片，似鑄銀花綴之，知昨夜霜矣。凝神小立，呼吸平和，則有熱氣二股，徐徐自鼻孔出。雖拂面微風，深帶冷意，而環顧羣山作黃赭色，罩以淡煙，小柏孤松，青影團團。面前瘦竹一叢，枝葉紛披，獨作濃翠。景色冲澹，多意畢現。在川東甚鮮冬味，濃霧終日，冬晴尤不易得。以此等情調言之，絕似江南小陽春十月，久別故鄉，俯首微思，令人恨不肘生兩翼矣。

無何，日上山頭，檐下金黃朗澈，鄰人爭率兒童，移椅坐日光下曝背。有手捧盃箸，坐而紅苕飯者，熱氣騰騰，自盃中上達空際，人在下風，若嗅微芳。而竊窺盃上推苕，珊瑚之皮，中裹黃玉，亦甚可愛。食者爲西鄰之貧媼，着破襖，舉蠟皮枯手，以箸夾苕大嚼，又似其味不惡。老饕之嗜，以色香味稱，此豈不足稱乎？而環境之配合，更有畫意也。

「隔籬黃犬吠生客，曝背老人弄幼孫」。雖對偶頗覺不倫，情境實亦逼真。當山村靜寂，陽光和暖，破竹籬前，蒼髯叟擁敗絮坐枯草堆上，二三小兒，環繞膝前，小犬捲臥地下，時搖其尾，則宛然上詩之意境矣。久不得光明，一旦有之，犬且求溫暖其中，而况人乎？冬日真可愛也。

四二 跳棋

吾於博弈競賽事，悉病未能，偶或強之，輒不終局。唯舶來品跳棋，間可作二三盤。十餘年前，內子歸我，如小喬之初嫁，所謂其樂甚於畫眉者，閨中亦不能平靖無事，因之予乃勸之讀唐詩，作花卉寫意，並習趙柳楷字。初一二課或亦感生興趣，三日以上，即百呼不理矣。及予示之跳棋，則甚喜。北平冬夜，室外朔風虎吼，雪花如掌。而室中則電炬通明，爐火生春，垂簾對坐，盆梅吐艷。圍爐小坐，剖柑閑談，遂亦不思他樂。坐久人倦，乃對案下跳棋。相約予負則明日爲東道，陪之觀劇。勝則彼親自下廚調餚同膳。而十局之戰，予必負七八，故彼極樂爲此。棋本由予授之，未解彼何以勝我。

？吾憐患難相共已半生。猶引爲笑談也。

近渝市美術社，忽有跳棋出售。盤既易板爲紙，棋亦具體而微。顧既觀之，十五年舊事，兜上心來，遂購歸示內子曰：猶憶當年玩此物乎？彼微歎曰：壁猶是也，馬齒加長矣。予聞之而興沮，嗒然無語。是夜，山中微雨，寒風繞室。壺中茗冷，案上燈青。予架鏡於鼻，就昏黃光影，疾書小說稿，筆在紙上如春蠶食葉。內子在旁，共燈爲小兒補結舊繩衣，各各默然。窗外萬籟無聲，洞黑如漆，風吹竹動，遙聞犬吠。予停筆昂首，乃作長喟。彼卽起奪予紙筆曰：尙不思睡，曷溫跳棋乎？予笑曰：餘子何堪共話，只君方是解人。乃卽移燈佈棋，共下三局，而時轉勢移，三局皆予勝而彼負。予笑曰：果予術有進步乎？抑君之心未在是也？彼遽起挑燈曰：日間忘購菜油，恐不足長繼。息燈睡休，留餘油半夜燃之，爲小兒把溺也。予偶觸其手，涼透如冰。因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是夜，予夢北平，且三醒而三夢之。

四三 建文峯

窗外爲建文峯之外巒，名勝本若羹牆之對。顧所居長谷過深，外景盡爲此巒所掩，峯雖高，亦不能入吾窗也。欲與峯晤，必攀登屋後山麓三四丈，於對山一堙口朝見之。峯在排山上，兀然錐立，狀似埃及金字塔。其北無峯，山迤邐下飲虎嘯泉。其南數峯緊逐，若受此峯之領導，曳尾在白雲深處。附近山多廢於樵薪，童然相向，而此峯林木葱蘢，飾其山如綠堆，乃愈覺可愛。天高日晶，峯獨映蔚藍之天幕，率羣巒虎視高空。而陰雨之時，白雲時鎖峯腰，露其頂如浮島，尤婉約絕倫也。

吾識峯久，頗欲登其顛而訪之。然道險而乏遊伴，五年僅兩至而已。造外巒畢，有平谷一線，與主峯爲界。於羣松簇湧中，得一線坡道，俯身曲折而登山，坡以外，豐草沒膝，渺無人影。時至暮春，杜鵑花如千百叢野火，盛開草叢與松林中。登其顛，有坦地方可六七丈，中央置石台一座，階級宛然，卽廢廟遺址，相傳明建文帝駐錫處也。峯顛以遊者少至，蒼苔遍地，旁

有石井，泉亦爲苔浸作綠色。而藤蔓環繞松枝上，且下垂如流蘇，時拂人首。松雖非極古，高亦四五丈，參差而籠罩北巔。杜鵑花有高至丈許者，羣紅壓枝，於松陰中臨崖作半謝狀，境至幽寂。然北望邱陵萬疊，俯伏煙霧中，長江一線，隱約如匹練，令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時則長風忽起，拂松作海嘯聲。建文當年小住，恐亦難息其猶蓬之心也。

四四 禾雀與草人

風檐讀報，偶作長歎，鄰人怪其苦悶，問有惡消息耶？笑曰：否！讀軸心巨寇演詞不耐耳。鄰因與閑談，各發慨歎。予乃舉一小故事以解嘲。

鳥中有禾雀者，喜食方熟稻粒。當江南八月時，木葉微脫，新穀便黃，畏穗垂垂，漿凝成粒矣。於是禾雀千百成羣，翩然集於田中，且噪且食，陶然度其黃金時代，人來相逐，哄然飛去，人去，彼又如降落傘兵之驟至，田夫苦之，而無可如何。有黠者束草爲人以懼之。草人戴草笠，覆短衣，手持長棍，宛然一農夫也。又以其不能人立，乃以釣魚竿插田陌上，繫草人於

綸鈞。草人之下，更墜以二石。禾雀見之，果以爲人在，率不敢來。兒時初入農村，見之大笑，以爲徒事皮毛之燕雀，終屬易欺。但草人下墜以二石，則未解其意。時齒稚好弄，遂爲代去二石。旣而西風吹來，草人自動。衣翻草出，真相畢露。有禾雀過，遙集而睨之，良久，若覺草人之僞，則有一部分稍稍下田中，又少須，來者料已無患，坦然就食。未來者亦遂紛集，而草人恐嚇之作用，乃完全失效。至此，吾始知於草人下之墜以二石，蓋不欲其飄動無據，以真相示人耳。自後，吾村之草人，遂不復可恃。有時禾雀集於草人之身，格磔爭鳴，鳥矢紛下，若羣相戲侮草人也者。

四五 斑鳩之獵取

斑鳩，野鴿也。其羽灰色，爲狀不美。鳴作咕咕之音，亦無可聽。然江南人士養之者，善自喂飼，恆及數年。此非愛好逾恆，蓋以鳩能爲主人引致同類，以資烹割也。大凡養鳩者，捕得一頭，卽以竹籠囚之。籠外覆綠葉，不令其稍見天日。但水穀之需，則如所好。鳩噤若寒蟬，倦伏而已。逾數月

鳩與人漸暱近，飲食如常，於是去籠上綠葉懸之樹間，鳩目前忽然開朗，重觀宇宙自然之美，不禁引吭而鳴，主人聞而樂之，自祝所謀成功矣。此時不以舊籠居鳩，而更置於打籠中。打籠者，分一籠而爲二重。其一，如常製。鳩居之。其一，則敞開，以鐵圈捲網於其上。網下有一機關，稍觸則網落，蓋陷阱也。

春夏之交，綠雲連野。主人攜籠行郊外，側耳而聽。聞樹林間有斑鳩相呼者，卽以打籠遙遙另懸一樹上。使馴鳩亦聞聲而呼。鳩故好鬥，樹中之鳩聞籠中馴鳩之呼聲，以爲罵已也，則飛來撲之。漸呼漸近，卒飛至打籠外層，及蹈機關，而身遂入網羅矣。善引鳩者，一日之間，可引三四頭。鳩肉肥美，馴鳩盡一日之力，定供其主人一飽之所需。雖曰同類相殘，然馴鳩實無所知。此法，與印度人之以象獵象法。甚屬相似。然馴象引野象來，野象來不至死。而馴鳩引野鳩，則朝誘之於林野之間，暮置之鼎鑊之內矣。涪州友人，多季享以野味，其間有醢鳩，食之，輒思此事。因念人類遂其嗜慾，何所不用其極。怨人，毋寧怨上帝予人以智慧。

四六 憶車水人

揚子江上有三個半火爐，爲南昌、漢口、重慶。南京則半個也。當炎暑達百度上時，此間富貴人士，頗思北戴河青島牯嶺，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爲在京滬冷氣間看電影。予畏暑如人，不免有思，然思與富貴人大異，思吾鄉車水之農人。

吾鄉居皖中，無井，以池塘儲水。五六月之間，旱。農人乃架水車於塘沿，汲塘中水以灌田。水車有大小，小者長一二丈，以木格夾隔板於中，俗呼之爲龍。龍頭有兩鐵鈕，各套一木拐。拐動紐轉，節節引水上。此手車也，力巨者，一人可任之。大者龍長四五丈，木板以五六百節計。龍頭支無沿之輪四或三。輪滾上有腳踏，人踏之而輪轉車動。人不能憑空而立，則有一木架，作欄干狀，農人扶而立之，以足車水。

日之午，驕陽蒸發田中水上升，熱不可當。禾稻雖生水中，猶炎燒作青草味。村中大樹葉，均萎靡下垂。狗臥樹陰下，吐其長舌，水牛匿泥坑中，微露其首。車水之農人，則赤背跣足，腰圍藍短褲。車水不已。架上或支布

棚，或不支。然支棚亦僅蔽日於當頂時。故皮膚焦黑，轉作紅色。胸前汗如蠶豆大，若巨霖之下滾。天愈熱，需水愈急。俯視足下水，從龍口滾滾而出，則作啾啾之聲以呼風。然風輒不至，人乃誤農人爲歡呼也。

車水工作，須半夜起，日入而止，農人立轉動之車輪上，凡十餘小時。家近者，可歸餐。否則有婦人或童子，以竹籃送飯至樹陰，呼而食之。食飯外，唯農人藉抽旱煙，得小歇。附近或無樹陰，卽坐水濱烈日中，於腰間拔旱煙袋出，將田岸上所置然火之蒿草繩，就煙斗吸之。偶視同伴，尙作一二閨闈謔語，以自解嘲。蓋除此外，亦無以調劑苦悶與枯燥也。試思，此味與坐重慶洋房中，開電扇飲冰水意境如何？

四七 耙草者

大暑前後，江南禾長一二尺矣。莠草叢生，因田水而滋蔓。農人恐其奪稻禾之營養，則羣起以耘草，最苦事也。

耘，吾鄉謂之耙草，耙草有三次，則以耙第一屆草，耙第二屆草，耙第

三屆草分之。耙第二屆草，時最熱，太陽如狂火之巨爐，天地皆熾，耙草者，戴草帽，赤背。然背不能經烈日之針灸，則以藍布披肩上，藉稍抗熱。下着藍布褲，捲之齊腿縫。與都市女郎露肉，其形式一，而苦樂殊焉。農人赤足立水中，泥漿可齊膝。然實不得謂之泥漿，經久晒，水如熱湯，釀濁氣撲人胸腹。水中有馬蝗，隨腿蠕蠕而上，吸人血暴流。更有巨蚊馬蠅藏水草中，隨時可襲擊人肉體。耙草者一面耙草，一面須防敵人。身上不得謂之出汗，直是巨甕漏水，其披在身上的藍布，不時可取下擰汗如注溜也。

耙草所用之刀，如月牙，分長短二種。長者柄四五尺，可立而耘之。短者柄僅六七寸，必彎腰蹲田中，伸臂入泥湯內，撥水潺潺作響。陽光曝人背，蹲久則週身痠痛并作。鄉人不欲言其苦，掉以文曰：下蒸上晒。故耙草者，非一午休息四五次不可也。以是，江南米中，稗粒甚少。近來吃平價米，苦稗，每飯架老花鏡挑剔，輒憤恨以箸敲案，若古人之擊唾壺。顧思及此，則爽然若失矣。

四八 療貧之銘

天下最苦人者莫如病，最困人者莫如貧。白香山昔曾爲文，謂病有十可卻，亦有十不治，人之處病如是，處貧獨不然乎？戲仿其意爲之。

貧有十可卻：冷眼觀世，以耳目嗜好，都是虛偽之物。一也。作一件事，不休不止，今日之事，不留於明日。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早起晚歇，少管閑事。四也。我可盡力者，絕不逃避，樂於領受。五也。室家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人不能無短處，常自制止。七也。不交酒肉朋友。八也。閑則讀啓發思想之書。九也。娛樂無味之場合，一概不去。十也。

貧有十不治：惡衣惡食，求與有錢人一樣。一也。終日煩惱，無人生興趣。二也。心灰意懶，作事半途而止。三也。不惜光陰，好作不干己之事。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荊棘。五也。作事不負責任，信用喪盡。六也。以境遇不良，在於運命，不認爲人事有所未盡。七也。擇友不慎，引入歧途。

。八也。閑則從事遊蕩，以慰無聊，無聊不能慰，心緒愈亂矣。九也。好趁熱鬧。十也。

撰文已，以素紙書之，貼短案竹片灰壁上，作座右銘。顧未三日，與家人或鄰人談柴米油鹽瑣事如故，予殆自欺也。一笑！

四九 月下談秋

一雨零秋，炎暑盡却。夜間雲開，茅檐下復得月光如鋪雪。文人二三，小立廊下，相談秋來意，亦頗足一快。其言曰：

淡月西斜，涼風拂戶，拋卷初興，徘徊未寐，便覺四壁秋蟲，別有意味。

一片秋蘆，遠臨水岸。蒼涼夕照中，雜疎柳兩三株。溫季至此，當不復能爲艷句。

月華滿天，清霜拂地，此時有一陣啞啞雁鳴之聲，拂空而去，小閣孤燈，有爲蕩子婦者，淚下潸潸矣。

荒草連天，秋原馬肥，大旗落日，笳鼓爭鳴。時有班定遠馬援其人，登城遠眺，有動於中否？

誦鐵馬西風大散關之句，於河梁酌酒，請健兒鞍上飲之。亦人生一大快意事。

天高氣清，平原曠敞，向場圃開窗牖，忽見遠山，能不有陶淵明悠然之致耶？

涼秋八月，菱藕都肥，水邊人家，每撐小艇，深入湖中採取之。夕陽西下，則鮮物滿載，間雜魚蝦，想晚歸茅廬，苟有解人，無不煮酒燈前也。

天高日晶，庭陰欲稀。明窗淨几之間，時來西風幾陣，微雜木樨香。不必再讀道書，當呼「吾無隱乎爾」矣。

蘆花淺水之濱，天高月小之夜，小舟一葉，輕養一襲，雖非天上，究異人間。

亂山秋草，高欲齊人。間闢小徑，彷彿通幽，夕陽將下，秋樹半紅。孤影徘徊，極秋士生涯蕭疏之致。

荒園人渺，木葉微脫，日落風來，寒蟬淒切，此處著一客中人不得。

淺水池塘，枯荷半黃。水草叢中，紅蓼自開。間有紅色蜻蜓一二，翩然來去，較寒塘渡鶴圖如何？

殘月如鉤，銀河倒瀉，中庭無人，有徘徊淒涼露下者乎？

朝曦初上，其色渾黃，樹露未乾，清芬猶吐，俯首閑步，抵得春來惜花朝起也。

焚一爐香，煮一壺茗，橫一張榻，陳一張琴，小院深閑，樓窗盡闌，我招明月，度此中秋。夜半憑闌，歌大蘇水調歌頭一曲，蒼茫四顧，誰是解人？

一友忽笑曰：愈言愈無火藥味矣，今日寤可作此想？又一友曰：卽作此想，是江南，不是西蜀也，實類於夢囈！最後一友笑曰：君不憶抬頭見明月，低頭思故鄉之句乎？日唯貧病是談，片時作一個清風明月夢也不得，何自苦乃爾？於是相向大笑。

五〇 劫餘詩稿

嘗自嘲作詩如舊秀才吃肉，終年不得十回。卽作詩，亦多近體，偶感遂題，興盡卽止。內子隨余久，間亦學讀古唐詩合解。問曰：君詩無古體，何也？予曰：此非卿所知。無平仄之詩較有平仄之詩難作，予爲詩，類打牙祭，遣興耳，何自苦作古體。彼亦無言。一日，於山窗外曝舊書，細君檢得殘報一角，中有花邊文字，五古也。題曰：悠然有所思。下獨缺署名。彼持誦再三，因以相示，笑曰：此似君作，發表於南京人報者乎？余大笑：因吟曰：喜得素心人，相與共朝夕。然向未示卿古體，何以知之？曰：於「提壺酌茗茗」知之。余復大笑，笑且一日數次，卽收此殘報夾書稿中。燈下共話，彼又請曰：偶發君詩，亦常事，何大喜若狂也？予曰：三年來，非相與傷感物價，卽爲羣兒頑劣事相爭執，閨中之樂，甚於畫眉者，此調生疏久矣。竊以爲卿僅知予不談物價，僅知予厭羣兒嬉戲，大背人情，今覺殊不然也。乃一見而識吾詩，十餘年相聚，誠未白費，焉得不樂？彼掉首曰：賣文計字論

錢，今百元千字，不及一升米，此詩所值幾何？雖識之，寧足供吾人一餐油條豆漿耶？予色沮，一日之樂盡去。事後思之，此詩展轉刼火，猶存，未可摒棄，謹錄入小品，試問讀者，值一餐油條豆漿否？其詩云：

庭前一樹槐，長宵聲瑟瑟，朝起露秋陽，滿階堆黃葉。幽影弄虛窗，依稀無幾日，悠然有所思，人生良飄忽：多少兒時友，兒女亦繞膝。當日青春時，嬉戲無所惜，壯年今且半，往事空追憶。

兒時少讀書，壯年百不足，來爲塵市人，奚辭斗米辱？得暇便早歸，階前列羣綠，西風昨夜涼，新開幾盆菊。悠然有所思，閑吟度幽獨。

悠然有所思。背手立斜暉。西風揮落木，北雁尙南飛。君自塞上來，先我征人歸，常見漢家幟，已解百靈圍。百靈圍雖解，所失城尙多，城中有漢俘，見君淚滂沱。欣君朝奮翼，暮見漢山河。君見漢山河，所感轉如何？長夜愁不眠，提壺酌苦茗，悠然有所思，寒燈照孤影。

五一 小月頌

中秋之夕。月由建文峯蹣過。茅檐上如數輕霜薄雪。鄰人不招自集，相率立斷橋兩端。閑觀四週山色。溪岸如洗，人影在地，興感既生。各有所懷。於是蘇鄰談此夕南京。魯鄰談此夕濟南。三五女眷。則談在北平逛果子市玩鬼兒爺。另一人忽作警覺語：月色太好，恐有空中夜襲。羣斥其敗興。予覺斥之誠是。不見歐洲戰火瀰漫時，各國自度其聖誕耶？扶竹枝搖影小立，頗發遐思。即歸戶伏案。草短文以頌月。

今夜月之華麗者，小紅樓畔，簫鼓船邊，金谷園中，紫綃帳外。
今夜月之幽渺者，楊柳梢頭，芭蕉窗外，機杼聲邊，臨風笛裏。
今夜月之清幽者，梧桐院落，野藕池塘，荒寺疏鐘，小山叢桂。
今夜月之浩蕩者，洞庭水滿，揚子江空，翰海沙明，邊關風靜。
今夜月之淒涼者，淺水孤舟，鷄聲茅店，殘井頽垣，斷橋流水。
今夜月之慘淡者，一片蒿萊，四圍荒塚，秋螢亂飛，狐狸拜影。
今夜月之可惜者，五父衢頭，三家村外，酒肉場中，煙火隊裏。
今夜月之無聊者，畫堂筵散，曲檻沉香，詩客吟成，綠窗人悄。

五二 另一山窗

有人集古詩爲聯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此種旨趣，殊不合於現代人生觀，然而吾人真有此種境地，豈非大幸之事。猶憶三十年前，喪父廢學，鄉居就食。老屋數椽，後負高山，前臨草塘，自闢斗室，爲起坐讀書之所。室中絕無粉飾，惟有一窗，匝以小院。院中左有芭蕉六本，爲家人代鷄鴨謀息陰地者。右有古桂一株，則祖考所手植，予既來，驅逐雞鴨去之，代之以水缸，中養山魚十餘尾。院中經月未有人至，綠苔長至寸許，蒙茸如絨毯。於是放卷偶矚，則左右上下，一望皆綠，雖乏花香，饒有清趣。此心易定，讀書便多。日午鷄鳴，家人來呼午餐，青菜黃米飯，可盡三器。因久坐不欲便觀書，則出柴門，繞麥田負手閑步。麥中藏野雉，往往驚而突出，撲撲向後山飛去。每值此時，恆覺詩情畫意，蕩漾不止。麥田外有種蕎麥油菜者，一片郁郁青青之中，略雜紅黃一二畝，亦甚調和悅目。隨步而行，忘路之遠近，直至山脚溪邊，不顧跋涉，始沿堤繞道而回入。門不無小倦，則伏

案飲清茶半壺，依舊觀書，至黃昏不能見字，乃在門前草塘水柳之間，蒼茫暮色中，望遠小立。晚餐後，觀書甚少，或與家人閑話，或與叔伯輩下象棋二三局。約初更後，即滅燈睡，明日日出，自然清醒欲起，更理常課。以上所述，雖非日日如此，非大風雨，或有他事，亦未嘗不如此也。

此窗雖非面山，而山在咫尺間。風光花氣，固無時不挾山林之意以入吾几榻。且環吾居，水木明瑟，自異此窮谷。擱筆小息，瞑目遐思，便覺左芭蕉而右老桂，均搖曳身畔。因念吾何日得再坐彼一窗下？他日坐彼窗下時，亦念此一山窗否？偶一抬首，見隔溪竹枝，拂風作點首狀，若曰：然也。時破紙窗隙，有涼風習習然吹斷紙片作噓噓聲，又若如泣如訴曰：其然乎？其然乎？

五三 斷橋殘雪

斷橋殘雪，爲西湖十景之一。民國四年春，赴杭，出湧金門，首遇此景

。橋爲石板堆疊，微拱。拱處直立一碑亭：若火柴盒，殊別致。時無雪，橋亦完好不斷。址在蘇堤之首，翠柳垂垂夾峙兩端。瞰其下，水碧於油，遠望則湖山環抱，漸入佳境。景至嬌媚，毫無荒寒蕭瑟之態。名固嫌不稱矣。民十九年多。與友郝耕仁張蓋遊湖。郝老革命黨，酒狂，亦詩雄也。羣傘健步，沿湖濱行。環顧湖上溟濛煙水曰：願得大雪，與子同過斷橋。予亦微笑。及至，橋改觀矣。撤石板，易以水泥路面，無亭，敞然與馬路一色。柳礙車馬，亦多砍除。遙聞雷聲隆隆，旗下至岳廟之公共汽車，蠕蠕而來。郝大怒，狂咒市政官爲傖父。民二十四年冬，復偕內子遊湖，彼固爛熟白蛇傳者，亦亟欲至雷峯塔與斷橋。乘車過蘇堤矣，問斷橋過乎？予搖指身後馬路是，彼大失望。謂嘗觀畫圖，實不如是，畫家欺人乎？予笑曰：予友先卿數年慨歎之矣。因告其故。彼曰：富貴人執政，固不知蕭疏中亦有美態也。予是其言。

居寒谷，門外亦有斷橋，予屢言之矣。前年，川東得雪，朝起啓戶，山斷續罩白紗，涸溪岸上，菜圃悉爲雪掩，竹枝堆白綉球花無數，曲躬向人。斷橋鋪白氈寸許，鷄犬過其上，一路印梅花竹葉。內子大喜，呼曰：吾家有

斷橋殘雪矣。予應聲出，見村中兩三窮漢，穿破爛短衣，片片翻亂，兩手環抱胸前，赤腳踏坡上石板路，週身抖擻如農人篩糠粃，鼻中出氣如雲，予歎曰：此亦人子，寧知風景。內子曰：彼等唯計今日有紅茗粥啜否耳，何遑賞鑑斷橋殘雪？予笑曰：尙憶過西湖斷橋所言乎？是窮人亦不知蕭瑟中有美態也，彼爽然若失。

三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谷中又飛雪花，淺淡真如柳絮，飛至面前即無。斷橋臥寒風濕霧中，與一叢凋零老竹，兩株小枯樹相對照，滿山冬草黃赭色，露柏秧如點墨，景極荒寒，遙見隔溪窮媼，正俯伏園中撒青菜，吾人遂不復思斷橋上有雪。

五四 果 盤

予性不嗜水果，而酷愛供之。花瓶金魚缸畔，隨供一盤，每覺顏色調和，映帶生姿。其初，夏日供桃李，冬日供橘柚，各求一律。後觀學生作西洋畫，填鴨鰕魚。蘿蔔白菜。無不可供寫生，予乃習其章法而供之。嘗以香黃

彩龍大瓷盤，置天津大蘿蔔，斜剖之，翠皮而紅瓢，置外向。其後置三雪梨，留蒂。上堆東北蘋果二，紅翠白三色潤澤如玉，大於酒碗，尖端斜披玫瑰紫葡萄一串。水果空隙處，用指大北平紅皮小蘿蔔，洗淨使無纖塵。隨意砌之，鮮紅如胭脂球。色調熱鬧之極。又嘗以深翠盤一，供雪藕半截，紅嘴桃三，翠甜瓜一，黃杏四五，亦極沖淡可愛。如香柑佛手，則宜以小盤獨供，蓋以香取，而非以色取。至木瓜，則已十年不供。因曩有愛女名康兒，玉雪可愛，方能步行，取盤中木瓜弄之，盤旋地板上，令予狂笑。不二月，與予九歲長女慰兒，同以腥紅熱死，予爲之老却五年。至今見木瓜輒心痛焉。

居蜀，花且少插，遑論供果。偶以水果四五，置書架碟中，羣兒目灼灼如桃下之東方朔。拒予之，良不忍。則另購數枚分之。或外出，果去其一二，碟中不成章法，乃亟補之。但一疏忽，又去其一二，隨補隨缺，供輒不能終日。予或臉帶愠色，內子即在旁強笑。予深知果之所以缺，必嚴令羣兒勿動，非難行，山居固少糕餌，置此以誘之，又不令親近，是虐政也。於是摒水果不供。

五五 杜鵑花

今冬瓶花奇昂，蠟梅一枝達百元，往年由城回山，常攜花一束，今不爾矣。鄉場間亦有售花者，唯不常至。昨得蠟梅六七枝，花苞達數百朵，僅費法幣六十元，可稱特賤。蓋遠鄉老農攜來，固不耗資本。且此間少富商巨宦，亦不得以重慶市價比耳。當暮春時，建文峯上，遍開紅杜鵑，苟不患腿痠，百斤可擔負歸，乃不費一錢。使日能細一束入城，當亦可供兩餐薄粥。於是又令予憶一事。北方少杜鵑鳥，亦無杜鵑花。北平花兒匠謀得南種，以盆養之，夏初出售市上，一盆索銀幣五六元。若按今日物價千倍計，直是駭人聽聞。嘗於巨室，見雪窗下，供紅白杜鵑各一盆。奇而問之，言係花兒匠暖房中烘出者。予恐露窮相，未詢其價幾何。素知蘇揚人士，亦玩杜鵑盆景，尙白，紅則視爲凡品。於朔方嚴寒中，得杜鵑白者，寧非珍中之珍。富貴之家，何求不得？錢多，則以反常爲樂，使其亦與予同住此寒谷中，諒必以玉盆供燕地黃芽白也。

墩兒饅饅，北平賤食品，麵硬，微甜，食之攪齒。在平，家人無食者。近於渝市北方食館，覩有此，購十枚歸，家人見而狂喜，奪而食之，實有何好處，學富貴人反常耳。使杜鵑花冬日開於北地，何足入朱門？袁世凱欲稱帝，必使西洋顧問，草國體意見書，其理將毋同？

五六 除夕苦憶

民國二十四年冬，予自滬解立報職務，將北歸。一夕接家中兩電，囑勿行。旋接航函，知日本特務機關，在平搜捕新聞教育兩界反日人物，忝居榜末。不得已，遂中止南京。廢曆除夕，聚飲於葉古紅家，葉川人，好與新舊斗方名士遊，慧劍兄所謂詩醫也。其家在湖北路之東，面臨外交部花園。城北故曠闊，景至蕭疏，時雪花如掌，凍霧迷天。宇宙銀裝，荒林積素。葉於小樓上，盛陳年飯。案上巨瓶插蠟梅，天竹高三四尺。電炬通明之下，更燃紅燭如椽，銅柱雙擎。屋角白銅巨爐，鏤花作蓋，其中煤火熊熊，滿室生春。玻璃窗上，雪花撲打，水汗淋漓，於窗隙窺外交部大廈，真是瓊樓玉宇。加

以斷續爆竹聲，城南北遠近相應，年味盎然也。

葉妻魏新綠，女嬰友，北地胭脂也。與周南素善。預約作天津女兒新年裝。時則穿桃花袍，着紅襪紅履，且於鬢邊插巨朵紅花，題身靈素。余哀樂中年，唯作微笑。葉齒豁頭童，觀其艷妻。樂不可支，既而友人郭冷厂陶榮卿等三五人來圍座把盞，卽席賦詩，余得一律，不復盡憶，中有「已無餘力憂天下，只把微醺度歲闌」之句。蓋余固別有感慨也。（事後葉以詩鈔示周邦式兄，揭載中央日報，易君左兄見而好之，和之至再。）詩酒闌珊，隔窗外視，雪湧如潮。湖北路稍遠通衢，夜深聲寂。偶有討帳人攜燈籠過樓下，衣帽盡白。其前有馬車，輪蹄破雪，的撲作聲，車上堆食盒，亦似爲過年忙者。予等乃嗟歎一般年味，各各賞鑒不同如此。於是古紅豪興大發，撤席作竹戰，予不善此，與新綠坐爐邊剝花生，談梨園故事，天將明，雪稍止。葉着僕呼一轎式馬車來，送客歸寓。車由來龍巷入丹鳳街，人家擁寒閉戶，門上春聯，與地上尺厚積雪對照，紅白益顯，曉色溟濛中，見二三拜年人，着新衣在風簷下零落行走，便非昨夜趣味。蓋丹鳳街是舊南京街道，仍有人自行其

古風也。

當時草草過此一夕，初無深感。六年來，古紅早已作古，新綠飄泊天涯，境遇至劣。郭在西安，五六年不晤。陶死蘭州。余與南，拋別老幼，託跡陪都。長安不易居，借茅屋兩椽，避居山谷。又屆歲除，亦復聊煮魚肉，同飽晚餐。方案之上，油燈之光如豆大，以竹凳反置，上支鉄鍋，燃木炭數根，藉除寒氣。時門外瘦竹一叢，風吹之颼颼作響，雪子如珠撲入門戶。飯後守歲小坐，與南回首舊事，一語三歎，人猶此人，雪猶此雪，除夕猶此除夕，非其地，非其時矣。谷中無爆竹聲，取舊表視之，僅十句鐘，而萬籟均寂，宇宙若死，探首戶外，漆黑無光，伸首不見其掌。亟掩戶回視，南擁被酣然入夢矣。伸紙追記，擲筆惘然。三十年農曆除夕。

跋

張靜廬

民國十八年夏，余去北平，籌設光華書局分店於王府井，讀世界日報連載之春明外史，日不間斷，此爲余愛讀恨水小說之始。民廿一年，啼笑因緣發刊於上海，銷行之廣，震撼出版界。時余方主現代書局，乃與總編輯施蛰存兄合購而研讀之，此爲余研究恨水小說之始。廿四年立報創刊，恨水主編花果山，應張友鸞兄之屬，寫文壇掌故授之，此爲余與恨水結翰墨緣之始。然爲時僅數月，恨水去京辦人報，兩病疏懶，未嘗有一箋之通問也。翌年，抗戰軍興，余由滬而漢而蜀，恨水亦來陪都，主編新民報副刊，乃更多機緣，讀其所作長短作品。厥後，過從頻密，了解益深，十年神交，相見恨晚。去秋，桂柳淪陷，余之全部事業，燬於金城一火悲憤之餘，輒欲退伍。恨水來，慰勉有加，願以文稿，助余復興。願倉卒不能得長稿，乃強新民報先以舊存山窗小品讓余印行。友誼深厚，情不可却。乃受而與賀禮遜兄合梓焉。禮遜，余廿年老友，蓋亦願獻其精力助余事業之復興而工作者也。書行之日

山窗小品

，安述數語，以誌余與恨水之一段因緣。

三十四年春於蘇州邵院



山窗小品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作人

張恨水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重慶・昆明

定價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再版

82
11237



924119